

# 民國四大美人

萬墨林

## 黑貓王吉多才多藝

抗戰八年，上海淪陷期間，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十里洋場，畢竟也有幾個飛揚浮躁，鋒頭十足的名女人，諸如周佛海的老婆楊愷華、陳公博的情婦莫國康、李士羣之妻葉吉卿、吳四寶之妻余愛珍等等，但是其中名氣最響亮，人也長得够標致的，還得首推潘三省以當漢奸爲條件，娶到了手的黑貓王吉。因爲，她是久享艷名的四大美人之一。

王吉蠻有點才氣，她能作詩、繪畫、唱崑曲、演京戲，講英語法語日本話，又是全中國第一個職業性的名舞女，艷名之噪，尤在影后胡蝶、徐來伯仲間。祇是她的容貌，却比胡蝶，徐來略爲遜色。有人說王吉的一張粉臉，上半截美得出奇，額角、眉毛、眼睛都像會說話似的，美中不足之點，係在她下半截臉地角缺缺，此一評語，的確是相當中肯的。

「黑貓」是國人自營的第一片舞廳，王吉則是黑貓舞廳空前絕後的一任黑貓皇后，黑貓的綽號，也是因此而得來。黑貓舞廳開在上海西藏路，創設之初，黃浦灘上只有虹口日租界開得有「桃山」、「月宮」兩家舞廳，備有舞女，容客召來相摟相擁，婆娑起舞。黑貓一開張，也以備有舞女招徠，所以生意非常之好。每年夏天，都要在愚園路底，兆豐公園對面，另開一個露天花園，等於是黑貓舞廳的分號，當金烏墜沉，清風徐來，黑

貓舞廳的露天花園裏，樂聲悠揚，燈光閃爍，一對對的紅男綠女，舞影翩跹，自是四五十年前，太平盛世，黃浦灘上的一個動人場面。

黑貓舞廳的老板很會耍噱頭，因而使他所經營的舞廳在黃浦灘上門庭若市，營業狀況一枝獨秀，兼帶也捧紅了一個點慧傑巧、婀娜多姿的黑貓皇后王吉。諸如早年上海舞廳跳來跳去都是那幾支「華爾滋」，唯獨黑貓舞廳推陳出新，一新耳目，他們的樂隊，奏的大都是「福克斯」和「探戈」。一般舞廳照例不准兩女相擁起舞，就祇有在黑貓舞廳裏可以破例，於是四馬路長三、公二堂子裏的名妓就有了個苦中作樂，消遣解憂的好去處，她們爭奇鬥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成羣結隊到黑貓舞廳也以舞客的身份出現，有時候手帕交、姊妹淘自己擁抱起來跳跳，有時候也學男性舞客的樣子，乾脆叫舞女來坐檯子，兩雌作伴，共舞幾曲。因此之故，在黑貓舞廳掛頭牌的王吉，貨腰生涯便越來越鼎盛，人生閱歷也越來越豐富，因為她的老顧客有男有女，有登徒子也有北里妓，婆婆起舞耳鬢廝磨，聽得多時懂得的事情也多了。

黑貓王吉自稱她是無錫小磯山人，對於自己的身世一向守口如瓶，不肯洩露，但却有人偵知她的父親早逝，自幼賴母親撫養成成人，她的母親曾經因為生活關係，跟一個法國人姘居過，所以王吉有過一個法國籍的繼父，她那一口流利的法語，就是從她繼父那兒學來的。

王吉一到黑貓舞廳，正式下海當貨腰女郎，由於她的曲線玲瓏，熱得噴火，兼以面目姣好，長得一身細皮白肉，使得光顧黑貓的舞客莫不趨之如鶩，所以王吉是猛一下手便竄紅起來的。她在黑貓鋒頭之健，一時無兩，好事者便上了她一個尊號：「黑貓皇后」，當年的四大美人，電影皇后胡蝶、繼膺電影皇后之選的徐來，還有一位在永安百貨公司賣康克林鋼筆的「康克林皇后」譚雪卿，認真推算起來，首膺「皇后」尊號的，竟然還

是這位黑貓的頭牌舞女王吉呢。

### 影后胡蝶不白之冤

在四大美人之中，「黑貓皇后」王吉不但出鋒頭最早，當皇后最久，她的一生際遇，其多姿多采，曲折離奇處，更是遠在另外三大美人胡蝶、徐來、譚雪卿之上，謂她為一代奇女子中的奇女子，着實也不嫌過份。例如老牌影后胡蝶，這位廣東美女，十六七歲就跟女星黎明暉相偕踏上影壇，十七歲和上海友聯電影公司簽訂合同，拍了她的第一部影片：「戰功」，接着又拍攝了秋扇怨，依然是無藉藉名的一位女星，直到民國十七八年她跟夏佩珍合拍「火燒紅蓮寺」，由她飾演紅姑，方始漸漸的引人注意。從「戰功」到「火燒紅蓮寺」都是不配聲帶的默片，祇不過「火燒紅蓮寺」是一集一集接下去拍的，片中故事採自湖南人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所著的「江湖奇俠傳」，這一部長得沒完的武俠小說原已轟動了大江南北，全國各地，所以「火燒紅蓮寺」一片推出後頗受各方的重視，胡蝶、夏佩珍都因之一炮而紅，其後官方以「火燒紅蓮寺」內容荒誕，影響青年兒童至鉅，下令全面禁映，又成了轟動遐邇，聚訟紛紜的大新聞。「火燒紅蓮寺」、胡蝶、與夏佩珍不脛而走，胡蝶這個藝名既響亮而又好記，難怪她很快的就紅得發紫了。

無巧不成書，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，一夕之間瀋陽易手，東北變色，那一天張少帥張學良適在北平，當時報章騰傳事變之日少帥在北平參加盛大舞會，與胡蝶相偕起舞，樂也融融，以致參謀副官不敢以瀋陽告變的急電呈閱，於是貽誤戎機，終使東北淪亡。名學人北大教授，後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博士，為此還作了如下的一首詩：



影后胡蝶，居四大美人之首。

四

趙四風流朱五狂，

翩翩胡蝶最當行；溫柔

鄉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

入瀋陽。

告急文書夜半來，

開場絃管又相催，瀋陽

已陷休回顧，更抱佳人

舞幾回！

由於這首詩做得太好

，又切合時事，帶有神祕

色彩的羅曼蒂克意味。一

篇既出，迅即傳遍全國，

歷久不衰，使張學良與胡

蝶同時成爲輿論撻伐，國

人指責的罪人。其實呢，

却是馬君武博士大大的弄

錯了，九一八事變之日，

張學良係在北平協和醫院療疾，瀋陽拍來的急電是直接送到他病榻上的，他那天晚上，根本就不曾參加過什麼舞會。而另一方面，胡蝶却遠在上海，正與廣東汕頭籍的貿易商潘有聲大談其戀愛。她到北平拍外景，係在九一八事變以後，那是她破題兒第一遭到北平，而且，她根本就沒見過張學良的面。

不過，就因為馬君武博士這一首傳誦遐邇的名詩，使胡蝶成爲了舉國上下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人物，奠定了她影后的基礎。再加上她不久又拍攝了中國的第一部有聲電影：「歌女紅牡丹」，用唱片配聲，在影片中她還唱了一段平劇：「猜一猜」，是用伶王梅蘭芳的唱片配音，直到最末一句：「冷落少歡……」，方始由於片中尾聲須用哭腔，唱完以後立即暈倒，才不得不由胡蝶自己唱的。此片一開始問世，便告轟動一時，胡蝶也自此青雲直上，聲譽鵲起。她在影壇的地位，遂不作第二人想，穩坐影后寶座，歷二十餘年之久。

徐來的美麗不在胡蝶之下，論雍容華貴則稍遜一籌。她進入影壇比胡蝶晚，從影歷史一共也祇有四年多，但是她當年鋒頭之健，確實是非同凡響的。以四年多的從影史，而能與胡蝶並駕齊驅，同稱影后，當然更是非同小可。徐來是上海市人，她的父親便在南市開設一爿磅秤店，在左右街坊中也少有點名聲。不過，他並沒有叫他的女兒讀書。

### 標準美人徐來小史

自幼失學的徐來，一直在她父親的磅秤店裏照顧生意，她長到十五六歲的時候，就已經出落得圓姿替月，骨肉停勻，端的是一個美人胎子，南市一帶的儂薄少年，爲她傾倒艷羨的也不知有多少。是時正值黎錦暉的「明月少女歌舞團」紅極一時，名揚海外，明月少女歌舞團的少女歌舞明星如王人美、張靜、黎莉莉……都成



有「標準美人」之稱的新影后徐來，眉目如畫，風韻絕佳。

了家喻戶曉的鋒頭人物。因此，便有人向徐來的炸母建議：你們有這麼漂亮的一個女兒，為什麼不送到明月少女歌舞團去當明星、賺大錢呢？

徐來的父母聽後怦然心動，便央人介紹，把徐來送到明月少女歌舞團練習歌舞。黎錦暉很有眼力，一襲看中了徐來是可造之才，未來的成就可能還在王人美、黎莉莉等人之上。徐來也就此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，逐漸的攀向明月的台柱。

明月少女歌舞團的大本營誠然是在上海，但是他們的演出地點却遠在南洋各埠，因為南洋各埠的華僑很多，而且都有點錢，不失為一處最理想的市場，所以黎錦暉年年率團週遊各地，南市磅秤店的女小開徐來，坐上了飄洋過海的大輪船，隨團出發，使她大大的開了眼界。尤其南洋各埠華僑嚮望祖國，熱情慷慨，明月少女歌舞團所到之處，必定會大開盛宴加以款待，徐來正值荳蔻年華，天真瀟灑，活潑伶俐，一張小嘴又是能說善道的，置身在任

何大場面，她都落落大方，決不怯場，週旋應對之間也很得體，這使黎錦暉喜出望外的發現，徐來的交際長才，遠超出她的歌喉舞藝之上。

那時候黎錦暉也正需要這樣一個角色，協助他交際聯絡、拉關係、建交情，有利於明月少女歌舞團的營業，於是他帶着徐來到處走動，週旋於富商巨賈、僑社名流之中，反倒使徐來的練歌習舞給耽誤了下來，徐來之未能成爲歌舞紅星，竟然躍登「師娘」、「老板娘」的寶坐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因爲徐來經常都在黎錦暉的身邊，自然而然的便代黎錦暉處理處理事務，又使黎錦暉欣然發現她有管理事務的才能，就此對她越來越倚重，逐漸的有不可一日無此殊之概了。

黎錦暉是我國第一個歌舞團團主，同時也是靡靡之音流行歌曲的開山祖師，他懂音樂，能作曲，也會編編舞蹈，就憑這幾手本事，他組成了中華民國首創的明月少女歌舞團，而且還造就了不少的歌舞影劇人才。這位湖南籍的音樂家，他的成名之作如像「毛毛雨」、「葡萄仙子」、「可憐的秋香」，曾經風靡全國好幾十年，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後都還有人在唱。其流行之廣，當爲國內任何流行歌曲所不及。至於黎錦暉所創辦的「明月少女歌舞團」呢，顧名思義，團員當然都是少女。第一批少女團員中之佼佼者，計有黎明暉、張靜、胡茄和藍蘋。此一藍蘋就是在今日僞朝魔都叱鷄司晨，鬧得天翻地覆的毛澤東之妻——江青，江青這個醜名是她後來改的。張靜哩，則是共區文丑郭沫若的不知第幾房老婆。

繼起而爲明月少女歌舞團台柱的是王人美、白虹、黎莉莉，這三位少女後來都當了電影明星。徐來跟她們原是同時期的人物，她長得最美，唯一的缺點是音色不靈，歌喉不佳，同時又在黎錦暉之前表現了她靈活的交際手腕，和精幹的管理才能，因而使黎錦暉把她當作得力助手，更進一步的加以追求，終使徐來成爲黎錦暉的

床頭人。至此，王人美、白虹、黎莉莉她們便不得不改口，喚徐來一聲「師娘」了。

王人美曾因漁光曲一片而享譽影壇，她後來嫁給韓國籍的名小金籤，白虹也在銀幕上走紅過一段時期，其後與黎錦暉之弟，明月少女歌舞團作曲家黎錦光結了婚，不久，黎錦暉、黎錦光兩兄弟鬧意見，兄弟失和，黎錦光一怒之下，偕白虹雙雙改投影劇界。黎錦暉、徐來旗下的三大台柱已失其二，明月少女歌舞團也就漸漸的難以維持了。而碩果僅存的一個黎莉莉，本姓錢，平時沉默寡言，好學不倦的，不知爲了什麼也和老師、師娘鬧翻，一度加入聯華電影公司拍片，後來她到香港，曾有陸姓、馮姓兩位少年因爲奪愛演出槍殺慘劇，黎莉莉從此銷聲匿跡，漸不爲人所知。不過，某年黎錦暉貧病交迫，無以爲計，曾在一天之中發出四十多封信，向諸親友好求援，却只有黎莉莉一人念舊，寄了二百元給他，黎錦暉接到錢時曾經爲之感泣。

早在黎莉莉脫離明月少女歌舞團的時候，明月即已在無形中瓦解，黎錦暉混了那麼些年，明月一垮他便一無所有，唯一擁有的，僅祇床頭人嬌妻徐來一人而已。

### 杜月笙助她一臂力

爲生計所迫，黎錦暉只好讓乃妻徐來也加入了電影圈，徐來成爲電影明星是由於明星公司老闆之一周劍雲所親自羅致的，時在「明星公司」因首部有聲影片「歌女紅牡丹」轟動全國，大賺其錢時期，明星正招兵買馬，擴大拍片計劃，張石川積極籌拍第二部蠟燭配聲的「如此天堂」，由胡蝶、龔稼農主演，洪深專程赴美採購新式器材，專門負責發掘人才的周劍雲，又跟徐來簽訂合約，使明星的聲勢益更浩大，寢假而執中國影業牛耳



但是徐來根本不會講國語，她的本錢祇有那一張吹彈得破，艷若桃李的粉臉，除了一張漂亮面孔以外，她胸脯平坦，曲線也並不怎麼美，爲了補救此一缺憾，徐來乃成爲全中國最早使用義乳的兩位名女人之一，而且就由於她大胆用上早期的義乳，方使她在生平最重要的一天，鬧了一個大笑話。

徐來加盟明星，一開頭便担任主角，她的處女作是「殘春」，跟她搭擋飾演男主角的是龔稼農，由張石川編導，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，方始正式開鏡。明星公司有計劃讓胡蝶和徐來並成二美，對徐來捧足輸贏，上了她一個「標準美人」的佳號，從此徐來便和「標準美人」結不解之緣了。

張石川導徐來的戲非常認真賣力，他曾爲徐來力排衆議，因爲明星公司有很多人認爲徐來初上銀幕，就讓她演這麼吃重的戲，未免過於冒險。但是張石川自有他的一套說法，他說儘量多給演員磨練的機會，就等於在無形中增加公司的資本。爲支持他此一觀點，張石川對徐來循循善誘，煞費苦心，徐來也能感恩圖報，竭力而爲，所以雙方合作相當良好。徐來在「殘春」中飾演一名僑商的外室，跟她的鋼琴教師陷入嗶戀，兩情正熱時僑商忽然前來把她接到南洋，妻妾同居復不容於大婦，由大婦之弟出面迫使徐來返滬，竟然遍尋戀人不着，而那位鋼琴教師却誤聞徐來已遇難喪生，遂結婚成家，生男育女，最後他和徐來重逢，男方已「綠葉成蔭子滿枝」，女方則「佳人遲暮兩鬢斑」，這便是「殘春」片名之由來。徐來爲了增加票房價值，慨然應允拍攝一段暴露大胆的出浴鏡頭，這是中國女星在銀幕上頭一回脫的演出。

基於「標準美人」、「出浴鏡頭」的號召，加上明星公司不惜工本的大力宣傳，徐來、龔稼農所主演的「殘春」賣座奇佳。徐來成爲一片而紅的大明星，奠定了她的影壇上的地位。

標準美人徐來在明星公司很得人緣，她謙和有禮，經常談笑風生，即使在片場小工跟前也從來不搭大明星

架子，祇不過她進進出出都帶着一名女伴，那便是她的女秘書張素貞，由此徐來又爭取到一項榮譽，她是中國第一個聘有秘書的明星。

從姨太太演到娼妓，徐來前後主演了「殘春」、「華山艷史」、「泰山鴻毛」、「船家女」等多部影片，其中「船家女」是她的告別影壇之作，那是「明星公司」以大堆頭明星作號召的一片子，由高占非、徐來、孫敏、王獻齋、嚴工上主演，沈西苓編導，拍得非常之成功，想來許多老影迷至今仍還記得這一部徐來主演的得意作品。

明月少女歌舞團風流雲散，團主黎錦暉窮途潦倒，他唯一的希望祇在於嬌妻徐來，所以他也曾竭盡全力的為徐來擴大宣傳，他曾經在新仙林夜花園發起電影皇后加冕大會，也給徐來加上「頂后冕」，不讓影后胡蝶專美於前；但是舉辦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加冕會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非黎錦暉一人之力可辦，因此在籌備期間幾經波折，幾乎流產，逼得黎錦暉無法可施，只好去向杜月笙先生求助，杜先生看他走頭無路，着實淒涼，終於言語一句，答應助他一臂之力，徐來這才順順當當的榮膺「電影皇后」。

### 一隻義乳榮膺皇后

但是徐來萬萬不曾想到，她竟因為時間匆忙，偶一疏忽，當眾鬧了個大笑話，就在舉行影壇新后加冕典禮的時候，台下觀眾發現她的胸前只有巍然一峯，以金鷄獨立之勢高高翹起。起先還猜不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及至恍然大悟，這才爆出了哄堂大笑，簡直的是一座為之傾倒，呼嘯、怪叫、鼓掌、爆笑聲浪響徹雲霄。使得在台上的徐來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一時目瞪口呆，呆若木鷄，後來還是後台的人側面一望，發覺了新影

后徐來竟會少戴了一枚義乳，於是連忙把大幕落下，將「標準美人」徐來拖到後台。

徐來求榮反辱，在衆目睽睽下出足了洋相，難怪她弄明白了究竟以後，慚惶交集的奔回後台，那時候隨侍在側的黎錦暉還不知道前出了什麼事，忙不迭的搶上前去慰問嬌妻。殊不知徐來的一肚皮氣正好出在乃夫頭上，她覷準了黎錦暉順手就是一記耳光。這一擱直把黎錦暉打得金星直冒，七暈八素，可憐他既不敢還手，也不敢動怒，仍舊強扮起笑臉，問徐來道：

「好好兒的，爲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，前台的掌聲和采聲，不是熱烈得很嗎？」

徐來却當着衆人，恨聲不絕的罵道：

「什麼掌聲和采聲？都是你方才手忙腳亂的，害我當衆出乖露醜，丟人現世！」

黎錦暉再看徐來的胸前，方才暗呼糟了糟了，怎想到忙中生錯，出了這種大紕漏呢？

出盡了洋相，鬧了個大笑話，徐來仍然基於杜月笙先生的言語一句，登上了新影后的寶座，民國四大美人裏有了兩位皇后了。可是，就爲了這一次榮膺后銜，她跟影后胡蝶鬧得很不開心，因爲無論談資歷、談演技，徐來得這個影后終究有嫌勉強些，何況還有好事之徒從中興風作浪，謔稱胡蝶爲「老牌影后」，試想「影后」與「老」字聯在一起是多麼的倒胃口，胡蝶對於徐來的咄咄逼人之勢，當然是很難釋懷的。

影后是當上了，施盡全身解數，吃力而不討好的黎錦暉却從此大觸霉頭，以至飲恨終身。原因是新影后晉位，各方面的應酬也越來越多，當時唐生智正值投閑置散，無所事事，他和乃弟唐生明經常都是杜月笙先生的座上客，一對難兄難弟麻將打得非常之精，有時候也和杜月笙先生、張嘯林先生同桌玩玩牌，唐生明就是某一次在牌桌子上和徐來見了面，果然驚爲天人，一見鍾情，於是千方百計的加以追求，漸漸的徐來每趨出門，唐

生明都以他的私家小包車親自接送，見到這種場面的人都在說黎錦暉、徐來這下好景不長了，爲時未幾果不其然，新影后徐來正式和黎錦暉離婚，轉而下嫁唐生明。那黎錦暉和徐來只有一個「愛情」結晶品，女兒小鳳，徐來對她也很鍾愛，只是當她決心離開黎錦暉時，小鳳正在生病，而且病得還很不輕，小女孩聰明伶俐，心知媽咪此去必不復返，她在病床上雙手合什，苦苦哀求，嘴裏儘在「媽咪！媽咪」的喊，可是做媽咪的却在這個要緊關頭置若罔聞，照舊不顧而去，不久驚聞小鳳竟告夭折，徐來聽到消息，悲痛欲絕，她想回黎錦暉那邊去看一看，女祕書張素貞却唯恐她和黎錦暉舊情又熾，死灰復燃，攔住了她不讓她去，因此，有人說唐生明和徐來的閃電式結合，便是張素貞從中促成的。那張素貞也是黎錦暉的女弟子之一，她後來一直跟着徐來，終身未嫁。

照說，民國四大美人的排名，「康克琳皇后」譚雪卿應該居於最末，此處爲了行文便利計，特地把她列在王吉之前。譚雪卿是廣東廣州人，她是屬於「黑牡丹」、「黑裏俏」那一類型的美女，嬌軀頗長，有如臨風楊柳，誠所謂體態嫵娜，風情萬種，尤其在四大美人之中她的年齡最小，因爲她榮膺「康克琳皇后」時，胡蝶、徐來、王吉不但都已經到了花信年華，而且俱是名花有主，羅敷有夫。所以譚雪卿乃以一枝獨秀之勢，鋒頭還在兩位影后、一位舞后之上。

### 康克琳也有了皇后

「康克琳」是一種舶來貨自來水筆的牌子名，在派克鋼筆尚未銷到中國以前，就數康克琳是最名貴的鋼筆了。譚雪卿怎麼會當選「康克琳皇后」？那完全是因爲她在永安公司當文具部售貨員的關係。上海有永安、先

施、新新、大新四大百貨公司，實以永安居其首。廣州籍的譚雪卿在永安公司文具部站櫃台，專管自來水筆的售賣，她長得貌美如花，艷光四射，而且從來不擺晚娘面孔，一見到顧客便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。何況她笑得十分之甜，十分之媚，頗有脈脈含情，嬌羞不勝的意味，稱得起是「一笑傾人城，再笑傾人國」了。就由於譚雪卿顛倒衆生的這一笑，使得屬於冷門貨色的文具部鋼筆櫃前門庭若市，萬頭攢動。每天從早到晚，也不知有多少傾倒者跑到她那張專櫃前排隊，等着瞻仰她的豐采，儘情欣賞一下她風姿嫣然的笑靨。

除了見人便笑，「康克林皇后」譚雪卿還有一種令人心旌搖搖，不克自己的嬌憨神態，那便是每逢她賣出一支鋼筆，站在櫃台後面，面對着無數欣賞者，伸出纖纖玉手開發票的時候，她老是不自覺的把鉛筆尖往櫻唇上舐一舐，一副天真爛漫模樣，直看得登徒子，急色鬼如醉如癡，恨不能化身爲她唇上的鉛筆尖。

迷戀「康克林皇后」的男士實在是太多了，他們經常把永安公司文具部「康克林」鋼筆專櫃前面擠得水洩不通，因此想從她的手裏買到一支鋼筆，都要等上好大半天。「康克林」鋼筆價值高昂，而相當耐用，但却有不計其數的顧客，僅祇爲了企圖接近一下譚雪卿，跟她略談數語，竟會大破其鈔，一支接一支的在買。並且還要用譚雪卿所寫的發票，和「康克林」鋼筆的原包裝，紋風不動的放在抽屜裏，碰都不許人碰，鋼筆買了無數支，就像古董珍玩般存放着。

「康克林皇后」譚雪卿是小家碧玉，書讀得不多，但是爲人却很本份，是個老老實實，規規矩矩的小姑娘，當選「康克林皇后」以後，達官顯宦，富商名流常常請她參加應酬，她在交際手腕與閱歷方面當然要比胡蝶、徐來、王吉她們差得遠。不過小姑娘也蠻有急智，往往能够片語解窘。譬如有一次她和徐來、王吉結伴往遊青島，當地有一位小開綽號「太子」，對於譚雪卿一見傾心，追求甚力。某日這位小開纏上了她，逼她攤牌，苦

苦要求譚雪卿下嫁。譚雪卿小少年紀，遠在他鄉，應付那一個「霸王硬上弓」的場面確是很爲難的，但是她終能不慌不忙，開頑笑般的答道：

「要我譚雪卿嫁人，隨便嫁誰都可以。偏就不能嫁給你！」

小開有點着惱了，他沉下臉來問道：

「譚小姐妳說這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，爲什麼妳偏就不能嫁給我？」

譚雪卿却若無其事的答道：

「你總該讀過歷史吧？古今中外，那兒有皇后嫁給太子的？」

一句話，不但使那位小開啞口無言，而且還風傳一時，聞者無不哈哈大笑。

在四大美人之中，也許該數「康克琳皇后」譚雪卿的下場最好。「自古紅顏多薄命」，這一句話倒不會應在她的身上。這是因爲她在榮華富貴圈子裏打過滾，終於還能跳出這個圈子去。她嫁給一個姓潘的小商人，而在出嫁以後便洗盡鉛華，布衣荆釵，她安貧樂道，甘於過小市民的生活，每天提隻菜籃，到藍維譚路小菜場買菜。一旦有人提起她貴爲「康克琳皇后」的往事，她反倒怫然不悅，冷冷的說：

「那是幾百年前陳穀子，爛芝麻的往事了，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！」

### 亂世佳人黑衣黨魁

最值得稱道的是，抗戰八年期間，民國四大美人之中，胡蝶僑居香港，杜門不出。徐來的再嫁夫婿唐生明貴爲僑司令，徐來便成了僑司令夫人。還有黑猫王吉也嫁了個大漢奸潘三省，這兩大美人都經常留連賭場，一

擲千萬毫無吝色，手面之闊綽令人側目。譚雪卿嫁的那位潘先生却因爲經商不利，連一日三餐都發生問題。這位潘先生曉得譚雪卿和徐來、王吉曾經同列四大美人榜，而且彼此也很有交情。因此，一到他青黃不接的時候，便逼着譚雪卿去找徐來、王吉，請他們幫個小忙借點錢。事實上，以徐來和王吉的爲人，祇要譚雪卿找上門去，她們是一定肯幫大忙，澈底解決她一家老小的生活問題的，但是譚雪卿偏就有志氣，她決心不上徐來、王吉的門，丈夫實在逼不過，她便跑到街上去打一轉，或者到別的親戚朋友處坐坐，挨過了一段時光，再兩手空空的回到家裏去，丈夫問她借到了錢沒有，她就隨口打個詭道：

「我去過了，但是人家不肯見我，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她丈夫終究拿她無可奈何。兩夫婦茹苦含辛的熬到抗戰勝利前夕，那位潘先生總算得着了個機會，穿過敵軍封鎖線，投奔大後方去了。留下譚雪卿和她的婆婆，譚雪卿撐門立戶，直到她丈夫從重慶回來爲止。她一生的遺憾，是生了兩個孩子，雙雙夭折。

四大美人居其三的黑貓王吉，她的名氣着實響叮噠，除了黑貓皇后的雅號，她又有「亂世佳人」、「黑黨魁」之稱。「亂世佳人」係指她在淪陷後的上海神通廣大，道行不淺，連日本駐軍司令官都要買她的賬。如吳四寶之妻余愛珍，李士羣之妻葉吉卿全是她的手帕交，姊妹淘，在大賭窩裏晝卜夜，狂賭不已的鋒頭人物。「黑黨魁」一名，則是因爲她一向只穿黑衣裳。王吉的大批行頭，不論禮服、洋裝、旗袍、浴衣、晨褸、寢衣全部都是黑色的，所不同的僅祇是質料殊異，以及別出心裁的在黑衣上用玉繚帶綉成各種花卉。王吉愛穿黑衣裳穿出了名，許多貨腰女郎、北里名妓竟亦東施效顰，學她的樣，一律穿上了黑衣，穿黑衣居然因王吉之首創，而蔚成風氣，當時報章便很巧妙的稱她們爲「黑黨」，「黑黨魁」，自然也就非王吉莫屬了。

。試看「亂世佳人」和「黑衣黨魁」這兩個綽號，正可以想見當年王吉的鋒頭與氣概。

### 數羣芳譜紅塵往事

曾經有人說過：「近世才女，王吉第一」的話，似乎有嫌誇張，然而，若謂在距今三四十年前，「黑貓舞后」、「亂世佳人」、「黑衣黨魁」王吉是歡場女子中的佼佼者，多才多藝，風華曠代，則不失為持平之論。國大代表、湖北籍的名作家劉鄂公（家驊）先生，寫過一部「中國現代名女人別記」，分爲巾幗鬥士、國民外交、社教學人、文藝作家、賢妻良母、工商才人、創造之光、電影慧星、國劇精華、歌壇奇葩、聲樂舞蹈、女中雋傑、舞戲擷英、風塵奇女，一共是十四欄，列舉成名之女子，一人寫她一小段。劉先生將王吉列爲「舞戲擷英」的第一位，排名且在下列十四位「舞戲擷英」之上。這十四位「舞戲擷英」係爲管敏莉（抗戰勝利後膺選上海跳舞皇后）、俞雪莉（二十年前紅遍上海舞榭，曾爲四川財神、前經濟部長、現四川同鄉會理事長劉航琛之夫人，來台後竟告此離，名女星，鳳鳴電影公司女老闆，大明星楊羣之妻俞鳳至，便是俞雪莉的掌珠）、夏丹維（上海陷日時期，七十六號僑特工組織行動組組長夏仲鳴之女，紅得發紫的舞星）、王韻梅（曾由四川軍長范紹增哈兒天捧特捧，勝利後紅遍半个月，在「上海小姐」競選中睥睨羣「雌」，膺選上海「大小姐」）、謝家驊（上海金融實業巨子謝筱初的千金，顏料大王之子榮梅華的下堂妻，演過「滿城風雨」、「新女性」、「姐已」等十幾部電影，膺選過「上海二小姐」）、高梅影（台灣第一位「歌后」、金門三軍將士會將前線一高地命名「梅影峯」）、俞雪影（大陸變色後在香港貨腰紅得發紫，有「小霸王」之綽號）、白玉霜（蹦蹦戲名角，走紅黃河長江南北歷二十年，有「評戲皇后」之譽，民國二十四年秋季，在漢口法租界演出時，



曾以一齣「馬寡婦開店」連滿二十場，尙且有欲罷不能之勢。演出於天津時尤遭市長袁良以表演過份猥褻，下令停演，並驅逐出境，造成轟動一時的花邊新聞。）古塞（以四川內江人而成爲越劇名伶，曾在台灣各地演出大爲走紅，又因爲演了一部「越劇皇后」電影，身爲主角，遂有「越劇皇后」之名，又有「病美人」的綽號）、張茜西（曾被台北某報稱爲「話劇明星」，成了史無前例的創聞，尤以與名小生藍天虹鬧婚變，使她名氣越發響亮）、洪明麗（得過電影金馬獎最佳女配角，自台語圈躍入國語圈，再躍上螢光幕，主演過不少好戲。尤其是藍天虹——張茜西——洪明麗，和洪明麗——藍天虹——萬山，兩次重大婚變案中的主角，核心人物，她一嫁藍天虹，使藍張脫輻，再嫁萬山，於是藍天虹堂而皇之另結新歡，兩次婚變案令她成爲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的女星）、莊雪芳（福建泉州人，十四歲登台獻歌，十九歲組織「莊雪芳馬戲團」遠征菲律賓，旋又成立「莊氏影業公司」，大量生產廈語影片，民國四十七年她所主演的「歌女白蘭花」，躍登全台影片賣座第三位，創下了廈語片的一大奇跡。台灣影劇界咸稱她爲「人緣最佳明星」）、北平李麗（歷久不衰的名女人、交際花代表人物，從抗戰時期紅到寶島定居，還曾寫過一部挺暢銷的書：「紅粉誤我三十年」），藍妮（姣美艷麗，早就戴上過「名女人皇冠」，一度曾爲某公之「歡眷」）、崔冰（曾經主演「良宵驚魂」電影，以及話劇「楊貴妃」、「鄭成功」、「花木蘭」、「紅樓夢」。又曾涉及推事高嵩納賄一案，由於台北各報發表了高崔之間的情書，使崔冰在報端公開抗議，自稱迭遭婚姻打擊，甘爲束身受新自立謀生之婦女，不堪再受心理刺激，引起許多人士的同情，乃有「退職夫人」之稱）。

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事變以前，正是所謂東南的黃金時代，黃浦灘上、春申江畔，整日裡歌舞昇平，急管繁絃。民國四大美人相繼脫穎而出，「黑貓皇后」王吉，尤其是在大紅大紫的顛峯狀態。由於她身爲舞國

皇后，拜倒於石榴裙下的人士不知凡幾，閱人既多，交游日益廣闊，加上她聰穎好學，詩詞字畫，吹彈歌唱，乃至新的舞藝她一概過目不忘，一學即會。在這種生活環境之中，反倒使她的學習機會比較一般的女孩子，多過不知若干倍。

### 能詩善畫熱中崑曲

經由傾倒者的安排，一名舞女「黑猫皇后」王吉，居然成了滬上名家符鐵年的高足之一，王吉跟符鐵年學詩，學畫，都有很好的造詣，而且一經指點，進步神速。使符鐵年都爲之欣喜不置。王吉畫得符鐵年的衣鉢真傳，她畫紅梅尤有獨到之處，幾幾乎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能够將一株株的紅梅畫得維妙維肖，奇趣橫生，也能自己題幾句詩落一個款，她便在她的香閣裏闢一間畫室，買齊了上品的筆墨紙硯，每天抽一點空，揮毫作畫以娛佳賓。王吉不是無錫小磯山人嗎？因此，她便取了一個既香艷而又很雅致的號：自署「雪浪山人」。因爲小磯山又名雪浪山，山頂有雪浪庵，是宋朝蔣重珍的讀書處，時今還有一座蔣子閣，登臨閣上，可以遠眺太湖的三萬六千頃煙波，一向是無錫的游覽勝地。

一個名舞女能詩善畫，不時的有作品分贈友好，還有「雪浪山人」這麼雅而且艷的別字，王吉就憑這一手，不但在三四十年前可以大出鋒頭，引人艷羨，即使在今天，亦何嘗不可以說是冠絕羣芳，獨步舞國呢？

然而，小妮子冰雪聰明，有決心擴充她的人生領域，藝術境界，但凡是她所能學得到的，她就不會輕易放過。崑曲，本來指的是用江蘇崑山腔所唱的歌曲而言，它的起源，係在明朝嘉靖、隆慶年間，崑山出了個能够變音轉腔的魏良輔，他將弋陽、海鹽的舊腔，改成了崑曲來唱。再由擅於製作詞曲的崑山人梁辰魚，替他編了

「齣」洗紗記」，從此以後，崑曲又有了樂器伴奏，舞台演出。流行越來越廣，浸假取北詞而代之，例如沈德符著的「顧曲新言」便說：

「自吳人重南曲，皆祖崑山魏良輔，而北詞幾廢。」

可是，到了民國年間，平劇越來越盛，崑曲漸趨沒落，名小生俞振飛的父親俞粟廬，却是當年崑曲的泰斗，他爲了振興崑曲，特地去跟滬上工商巨子穆藕初（湘玥）打商量，設立一個崑曲傳習所，穆藕初對於崑曲也極有興趣，而且造詣頗深。老上海對於他，乃有「莫老爺」之稱。他一聽到俞粟廬的建議，立表贊成，很快的又找到了兩位有力的贊助人。

這兩位贊助人，便是崑曲世家，吳興人徐凌雲，和他的兩個兒子，徐韶九、徐子權。徐家祖籍吳興，先世以絲業起家，發了大財，便由徐凌雲的尊翁，捐了一個候補道，在上海康瑤脫路建了一座水木清華的花園，除了設有池沼石船，還設得有戲台，規模和清宮裏的不相上下。整座花園尤可與蘇州的留園媲美。

這一位既有錢，又會享福的徐老太爺，結局却是很不幸的，居然會從自備馬車裏，一個筋斗摔出來，就此送掉了性命。他的幾個兒子，唯有徐凌雲精於聲律，尤工崑曲，他是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無一不能，無一不精，稱得上是海內獨步，舉世無雙。連俞粟廬、俞振飛父子都受益於他不淺。

影響所及，徐凌雲的兩位令郎，徐韶九、徐子權，也都成了崑曲的名票。徐凌雲父子三人和俞粟廬、俞振飛俱以復興崑曲爲職志，俞粟廬又獲得穆藕初的慨允協助，於是三方面志同道合，通力合作。便由徐氏父子供給場地，穆藕初集資設，一個空前未有的崑曲傳習所，就此在徐園成立了。

但是，這個崑曲傳習所，却只辦了一期，便因爲穆藕初入川，俞粟廬作古，徐園也漸漸的闢爲市廛，於焉

宣告結束。謂之爲崑曲的迴光返照，似乎也不爲過。所幸的是，就在這一期傳習之中，仍還是出了不少傑出的人才，例如官生顧傳玠、巾生周傳瑛、老生鄭傳鑑、旦角朱傳茗、貼角張傳芳、淨角王傳淞、丑角倪傳鉞、武丑華傳浩，他們都以「傳」字爲班輩。

徐園崑曲傳習所人去樓空，風流雲散。不過，這同一期的師兄弟，却能緊密的團結起來，他們組成了一個「仙霓社」，由中央大學名教授，名詩人吳瞿安（梅）主持，以師兄弟爲班底，在上海城隍廟裏的「小世界」戲院經常演出。

### 火山孝子輩金如山

令人扼腕的是，陽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真正能够欣賞崑曲演出的觀眾畢竟不多。因此，「仙霓社」的票房也就有如江河之日下，到了賠累不堪，無法維持的地步。在「小世界」維持不下去，便換一家小一些的戲院，如此這般每下愈況，等而降之。從小世界而東方旅社（後來改成了東方書場），而大世界劇場，觀眾越來越少，票房越來越差，其結果則是曲終人散，不復可聞。師兄弟們大都改了行，祇剩下張傳芳、鄭傳鑑、朱傳茗三個人，以授人崑曲維生。

不知是因爲心血來潮，還是真正的愛好，黑猫王吉，對於崑曲一道，居然興趣異常的濃厚。「仙霓社」演唱時期，座中客寥寥可數，而且大都是白髮蒼蒼的老名士，人手一本木刻大字曲本，瞑目端坐，擊節欣賞。就只有瞞瞞之中一點紅，艷光四射，黑衣紅縵的四大美人之一王吉，也夾在其中細細玩味，字字揣摩。當「仙霓社」一旦解散了，她又央人重金禮聘張傳芳等，担任她的專門教席。孜孜矻矻，始終不懈，蒼天不負苦心人，

終於使王吉在崑曲方面，大大的出了名。民國以降的崑曲界，也因而綻放一朵奇花。

大凡抗戰勝利前後，以擅長崑曲而享盛譽的，男的就數名小生俞振飛，女的赫然竟是上海舞國皇后「黑貓」王吉。

王吉之於崑曲，可謂演唱俱佳，成就還在乃師之上。而且，就由於她的崑曲根基，紮得太好，使她在改學平劇的時候，尤能得心應口，進步一日千里。小妮子居然胆敢跟伶王梅蘭芳攜手合作，同台合演「遊園驚夢」，這一下真把黑貓王吉，捧上了三十三天。可是，王吉的幸運還在後面呢。

一齣「遊園驚夢」演完，鼓掌如雷，采聲不歇，那真是轟動了黃浦灘，轟動了大東南，轟動了全中國。尤其，伶王梅蘭芳還在演出以後，鄭重其事，毫不保留的向各界表示：

「唱遊園驚夢，我比王女士差得遠了。」

有了伶王梅蘭芳這一句稱讚的話，黑貓王吉自此「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」，她竟然博得了一個「女梅蘭芳」的美名。「女梅蘭芳」隨着男梅蘭芳不脛而走，她是舉國皆知的人物了。

前些年，香港出版了一本名為梅蘭芳所寫的「從伶四十年」。在那本書裏面，就有黑貓王吉與梅蘭芳合攝的一幀劇照。由這一張照片，也可以想見梅蘭芳對「遊園驚夢」那次演出的重視。

黑貓王吉成爲全上海首屈一指，紅得發紫的貨腰女郎，她有傾倒衆生的色與藝，在她週圍，當然也就會有不計其數的追逐者，上起富商巨賈，下迄青年學生，各式各樣的「火山孝子」，誰不在窺伺她的顏色，想盡方去奉承巴結？四週阿諛討好的男子，多如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。天長日久，習以爲常，就難免助長王吉的驕氣，多一半仗着她的聰明機智，儘够把那般色迷迷、暈淘淘的「火山孝子」玩弄於股掌之上，因此，但凡是王

吉坐椅子，必定是圍起一大堆人，像一羣烏鴉捧隻鳳凰似的，把她高高在上的捧着。陪起笑臉，聽由她忽喜忽嗔，調笑謔浪。那個要是斗胆出語不慎觸犯了她的，王吉會得立刻報以顏色；——用她塗了蔻丹的指尖十指，抓得他臉上、手上一條條的紅槓。

在這般「淫威」之下，難怪王吉的那些舞客，對她又是愛煞，又是怕煞了。

不論聲金如山，抑或量珠而聘，甚至傾家蕩產的力圖報效。王吉對她的那一大堆「火山孝子」，簡直全不看在眼里，絲毫也無興趣。當她開始情有所鍾，陷入初戀，幾乎一開頭就洋溢着羅曼蒂克意味，她的戀愛，也是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喜劇。

### 黑猫皇后初戀鏡頭

在上海兆豐公園對面，有一家歷史悠久，招牌響亮的夜花園——「惠而康」，惠而康最出名的一道菜是炸鷄。年年入夏，金烏西墜，便有雙雙對對的高級仕女，時髦人士相偕來到，乘清風徐來，在露天餐廳裏一面乘涼，一面用殮，此外還有一層令人耳目一新，心曠神怡的享受。那便是黑猫舞廳每逢夏季，就在惠而康的緊隔壁設露天舞廳，而黑猫舞廳的音樂一向又是最新穎，而且最動聽的。

江蘇吳縣人嚴孟繁，當過一任財政廳長，但他一仍書生本色，不善積聚，僅祇在故都北平擁有房子一幢，書畫數箱，全部財產，如此而已。

嚴孟繁的公子嚴雋培，却是早年的法國留學生，專攻油畫，很有才華，端的是一位學兼中西，翩翩濁世的佳公子。他住在上海，生活倒還優裕，備有一部私家包車，自己駕駛。他為人相當的忠厚拘謹，是法國留學生

一位藝術家，但却全沒沾上洋習氣，就外表上看來，也少有藝術家的特殊氣質。他在上海沒有女朋友，經常喜歡獨自駕車出遊。

那一天，嚴雋培驅車往遊兆豐公園，走了一圈，覺得有點累了，便信步走到對面，挑了一副清淨點的座位，要了一杯咖啡。

時當夕陽西下，西方天際一抹抹五彩斑斕的晚霞。嚴雋培正安然坐着休息，欣賞四週圍的景色，驀的，他聽到一陣吃吃的笑聲。

向笑聲來的方向一望，嚴雋培看到一幕頗堪入畫的奇景。有一位嬌艷如花的少女，穿一襲黑衣，坐在綠樹蔭裏，碧草茵上。在她面前却放了許多杯盤碗筷，她正據地大嚼。

嚴雋培被這一個動人的畫面所吸引，他不自覺的離身起立，走下幾步台階。他終於走近那位黑衣少女了，兩人打了個照面，他看清楚了她是在獨自一人進餐，所吃的食物還很不在少。當時她正手執一根鷄腿，在往她的櫻桃小口裏塞。

黑衣少女一抬眼看見了嚴雋培，她落落大方的向他嫣然一笑，啓齒問道：

「是不是你也餓了？」

嚴雋培沒想到她會有此一問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唯有格格難吐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，呃……」

詎料那位少女竟會再一次的邀請他道：

「餓了你就坐下，也來吃一點，反正這些東西我是絕對吃不完的。」

嚴雋培終於擠出一句話來了，他報她以一笑，帶幾分不安的答道：

「那豈不是太冒昧了？」

「來，請坐。」

「謝謝。」受到她坦率豪放，天真無邪的感染，嚴雋培在她的對面坐下。

「坐下來就吃呀，」那位少女殷勤的在招待着他：「萍水相逢，讓我做個小東，這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那麼，我就謝謝了。」

少女却在由衷的說道：

「要是不够，我再去叫。」

嚴雋培忙不迭的說：

「够，儘够了。」接過少女奉上的一隻鷄腿，嚴雋培也在津津有味地吃起來。

兩人保持了一段時間的沉默，都在啃着鷄腿，只是在偶或之間，抬起來互望一瞥。

又是那位少女先開口問：

「你是一個人來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到惠而康吃晚飯？」

「不，我只叫了一杯咖啡。」

「那你本來準備回家吃飯的？」



「不不不，我一個人住在上海，通常都在外面吃。」

「貴姓？」

「嚴，我叫嚴雋培。」

「在上海讀書？」

嚴雋培莞爾的笑了，他搖搖頭說：

「我剛從法國回來。」

那少女肅然起敬的說：

「哦，原來你是留學生。」

「也沒什麼，」嚴雋培自謙的說：「我不過是到法國去住了幾年，學畫畫。」

少女驚喜交集，幾乎是嚷嚷了起來說：

「哈！你是畫家，你畫什麼？」

「油畫。」

略微帶點失望，少女淡淡的一笑說：

「哦，那太高深了。」

嚴雋培試探的問：

「小姐，聽妳的口氣，好像妳對畫畫也有興趣？」

「那裏，我不過是閒來無事，信手塗抹幾筆而已，那能跟你們畫家比？」

「小姐，妳畫什麼呢？」

「我畫國畫，只會畫畫花卉。」

「貴姓是——？」

「聽對方問她貴姓，那位少女便面有得色，帶點自負的意味答道：

「我是王吉。」

### 棒打鴛鴦勞燕分飛

然而，舞后王吉却再也無從想像，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指天矢日，願爲忠誠不二之臣。偏就這位她自己一看上去，便頗具好感的嚴雋培，不知道她是誰？因此，他只是彬彬有禮的回應了一聲：

「哦，王小姐！」

王吉非常失望，恰好這時黑貓露天舞廳的樂聲響起，她乘此機會站了起來，望着隨同起立的嚴雋培，淡淡的一笑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要走了。這裏的東西，我已經付過了賬，一會兒，自有僕歐來收拾。」

「謝謝妳，王小姐！」

嚴雋培眼睜睜的，望着王吉翩若驚鴻的離去，既沒有約好下次如何見面，幾時再通款曲？他如夢如痴的站立久久，又惘然的回到座上。很顯然的，王吉已經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在少年男子的心頭，那是很難拂拭得開的。因此，嚴雋培幾於每天都到惠而康，希望能有一天，再遇見那位美得出奇，既天真而又酒脫的女郎。他

的願望很快的便宣告實現了，而且，雙方就由於幾度邂逅，情不由己的墜入了情網。

對於嚴雋培、王吉雙方方面來說，這都是他們最足珍貴的初戀，嚴雋培曉得了王吉是一位貨腰女郎，他並不賤視她的這一份行業。同時也獲悉她「貴」爲黑貓皇后，是許許多多歡場豪客，火山孝子羣相追逐的對象，却是自己已毫無自愧不如的感覺。他們的初戀和一般青年男女並無二致，純粹在於兩情互悅的基礎上發展，所以嚴雋培與王吉之戀也顯得相當的正常，他明知道王吉在黑貓舞廳跳舞，可是他卻從不踏進黑貓舞廳一步，他和王吉儼影雙雙，情話縣縣之所，不是惠而康的露天殯座，便是兆豐公園的園林深處。

雙方方面對於這一段情都是看得很認真的，因此，戀愛的熱度便在直線上升，很快的便進入論嫁娶的階段，嚴雋培和王吉都會向他們的家裏公開的表示，一個非嚴郎不嫁，一個非王孃不娶。嚴雋培的家中倒還沒有什麼意見，橫逆之來，反是王吉的那位母親在表示堅決反對，她不准王吉跟嚴雋培繼續往來。

王吉的那位母親，確是「曾經滄桑」，諳歷世故的一位遲暮美人，一輩子裏，在生活上不知吃過多少苦頭。她一向和王吉相依爲命，眼見自己的女兒馳名四播，紅遍春申，心知自己的下半世就唯有寄托在女兒的身上。對於王吉的交遊擇偶，當然也就份外的寄予關切。她也曾見過溫文俊逸、學有專長的嚴雋培，認爲他不失爲一個大有前程的青年。可是，如將嚴雋培和王吉的那些追逐者相比，在她的心目之中，論財，論勢，勝過嚴雋培的却不知凡幾。於是，做母親的和做女兒的由而產生了歧見，她不願王吉與嚴雋培之間的海誓山盟，柔情萬丈，板起面孔來拒絕嚴雋培上門。

王吉的這位老太太不惜「棒打鴛鴦兩分離」，嚴雋培的財勢不足，僅祇是基本因素之一。最主要的癥結，還在於時逢際會，另有一位强有力的追逐者硬要軋進來一脚，此人非他，乃是黃浦灘上另有一功的人物，姓秦

，名通理，當過一任碓礮局長，和王吉母女算是無錫同鄉。秦通理的年紀比嚴雋培大得多，而且他不但早已娶有妻室，還有好幾房姨太太，照說「姐兒愛俏」，和嚴雋培正打得火熱，難分難解的王吉，是絕對不會看上他的。然而秦通理既雄於資財，又頗有勢力，尤其他出手闊綽，八面玲瓏，在王吉母女的跟前，稍稍耍弄幾記噱頭，便已使她們暈頭轉向，不知東南西北了。

### 秦通理來辣手摧花

秦通理和王吉一攪合，拆散了一對美滿情侶，結就了一段老少孽緣，居然也是由於崑曲所起。原來秦通理對於崑曲也是嗜之若狂的。公餘之暇，非但愛哼上幾段，而且還能粉墨登場，票幾齣戲。秦通理唱丑角，他的拿手好戲是「照鏡」、「借茶」。所謂「借茶」就是宋江遇見了閻惜姣，驚豔之餘，由老鴉拉攏，成爲入幕之賓的一段故事。當徐凌雲、穆藕初、俞粟廬合力剝辦徐園崑曲傳習所的時候，每逢彩排，秦通理也會客串幾齣過過戲癮。因此，有一次，秦通理串演「借茶」時，恰巧遇上了串演閻惜姣的黑貓王吉，他畢竟是個識人的，心想像王吉這樣多才多藝的絕色美女真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於是他抓牢了機會不放，先在王吉的母親跟前竭力報效，揮金如土。然後，再藉由老太太的相幫，向黑貓皇后下手。

由於秦通理工於心計，他有一套特殊的功夫，在女人身上特別的吃得開。再加上他的銀彈攻勢來得個猛，但凡王吉所需求的，他沒有一樣不替她辦到。秦通理在王吉身上所花的鈔票着實不少，銀彈終於打動了美人的芳心，王吉在她母親的極力主張之下，漸漸的跟嚴雋培疏遠，似水如楊，投入了秦通理的懷抱。

另一方面，嚴雋培固然情深似海，但他也是一位很有志氣的青年，在情場上受到了挫折，就唯有使他發奮

向上，努力進取，懷着一顆受創的心，他向王吉告別，聲言從此不再相見。不久以後，他便附輪赴歐，重遊法國，繼續深造。

王吉下嫁秦通理，秦通理曾經應允王吉的要求，正式舉行過婚禮。其實，那一次規模盛大的婚禮純粹是女方撈個面子的假戲，於法全無根據。反正只要秦通理的大小老婆不告狀，不抗議，大家睜隻眼睛閉隻眼睛當齣戲看也就罷了。實際上呢，倒是王吉的母親，得了秦通理孝敬的一大筆鈔票。

黑猫皇后王吉成爲了前硝磺局局長秦通理的新寵，她當然就此息影，不再操那任人揶揄的貨腰生涯。起初，因爲秦通理和她形影不離，出入與共，無論走到那裏，人人都尊稱她一聲「秦夫人」，而且錦衣玉食，一呼衆諾，要什麼東西，只消開聲口，秦通理無不爲她一一辦到。所以王吉也覺得，嫁這麼一位大老倌，到是蠻落胃，挺開心的。殊不知，時日一久，秦通理顯出了本來面目，一旦原形畢露，黑猫皇后王吉這才赫然憬悟，她是大大的上了當，落進火坑裏去了。

原來，秦通理在黃浦灘上的另有一功，正是他善於鑽營，勤於巴結，而他鑽營巴結的資本，却又是他那幾房多方羅致，美得出奇的侍妾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秦通理和「金瓶梅」上的西門慶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但凡他的大小老婆，沒有一個不對他服服貼貼，委委曲曲，一切唯秦通理之命是聽。而秦通理的不惜多花功夫，大下本錢，娶了那幾位人見人愛的姨太太，其用意，居然是作爲他往上爬，賺大錢的釣餌。

秦通理是早有預訂計劃，只要於他有利，那便寧可一頂頂的綠帽子直往自家頭上戴。黃浦灘上，華洋雜處，骯髒醜惡的事情，確是數不清，訴不盡，更僕難數，但是像秦通理這樣連老婆都可以奉送、犧牲的事，却還是罕於一見，駭人聽聞的呢。

王吉嫁給秦通理以後，她很快的就發現了秦通理天天帶着她出入交際應酬場合，參與盛宴，與達官顯宦、富商巨賈相週旋，其實是別有用心，心懷叵測的。因為王吉是他所擁有的「美色資本」中最鉅大的一筆。王吉原是天生尤物，一顰一笑，足以傾人之城，傾人之國。何況她又豔名滿天下，身為中國四大美人之一，「貴」為「黑貓舞后」。她擅交際，捷應對，又會說吳儂軟語、滬白、英國、法國甚至日本話，語言天才高人一等，應酬場面上的事，更是無一不能，件件精通。

### 劉鴻生王曉籟入幕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」，信然信然，可是像王吉這般的悽慘，却更值得為之同情惋惜。王吉成為秦通理的工具，只要秦通理一個暗示，她就得施盡混身解數，賣弄風情，俯仰由人。就在秦通理的巧妙安排之下，也不知有多少大利於秦通理者，管着了黑貓皇后的甜頭，攪得過秦通理的不禁之嚮。其中最有名氣的兩位人物，厥為劉鴻生與王曉籟。

劉鴻生是上海聲名蜚著的工商鉅子，素有「火柴大王」之譽。他是一位上海工商業世家子弟，早在民國七年，就開設了上海水泥公司。滬上鼎鼎大名的公司行號，如像中華煤球公司、章華毛絨紡織廠、大中華火柴聯營公司等等，都是他一手創辦，逐漸發揚光大的。所以，劉鴻生又是上海新興工商業的領袖人物。他個人財力的雄厚，當然是不在話下了。

秦通理打出他的交際王牌，使自己的床頭人，在劉鴻生跟前曲盡綢繆，善事逢迎。不用說，他一定從劉鴻生那兒，搞到了不少的錢，一旦錢財到手，立刻驚人收回，他做的是「周瑜打黃蓋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」的

生意，苦了的祇是王吉而已。

但是秦通理用施之於劉鴻生者，再施之於王曉籟，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了。王曉籟固然是上海總商會會長，可是如所週知，他那個總商會會長是杜月笙先生在背後撐腰，大力支持的。日本人就曾經嘲笑過王曉籟，說他是：「上海市總商會會長——無業遊民。」因為他只有一個會長頭銜，却在黃浦灘上毫無經濟實力。

王曉籟綽號「多子王」，由其子女之多，即可知他的姨太太之爲數可觀。一般人都說他是上海白相人，其實，他倒是中過秀才，足智多謀，能說會道，和各方面的關係都很好。他少年時期棄學從商，自紹興家鄉跑到上海來做生意，得了寧波巨賈「洽老」虞洽卿的提攜，憑他個人的手腕與努力，很發了一點財，在他境遇最佳時，也曾開過幾片錢莊。

不幸的是，他那幾片錢莊後來都倒掉了。王曉籟便以「洽老」心腹肱股，得力助手的姿態，在上海商場上相當活躍。一則，由於「洽老」德高望重，王曉籟也跟着水漲船高。二來，也因為他在早期上海商界之中，肚皮裏還算有點才學。三呢，王曉籟還會參加過辛亥革命，跟國民政府的要人，多少有點關係。

民國二十二年春天，實業部部长吳鼎昌和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商量好，由雙方合資，開辦上海漁市場，漁民人數衆多，力量很大，因此這個上海漁市場就成了很重要的一個地盤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力人士在參與角逐。可是，往後人選發表，上海漁市場籌備主任一職，却由「洽老」的一言九鼎，而由王曉籟出任，於是，不久他便充任總經理了。

杜月笙先生久已認爲王曉籟是個非常精幹的人才，他一旦當上了上海漁市場總經理，便越加使杜先生覺得非把王曉籟羅致到旗下不可。他爲這件事花了不少的腦筋，運用了很大的力量，方使王曉籟對杜先生佩服得五

體投地，不但成爲杜門之中獨當方面的大將，尤爲死生以之一對好友。

從此，王曉籟得了杜先生的助力，他在全國工商界，以至黃浦灘上就越發的青雲直上，聲譽鵲起了。他不會開設得有一片商店，但却能一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就是好些年，僅僅由這一件事，也可以看得出王曉籟在上海一地實力之雄厚。

王曉籟和我也很熟，我們都是在杜公館經常見面的朋友，抗戰勝利以後，他是上海市商會的總會長，我是上海市農會的理事長、兼米糧、雜糧公會理事長。王曉籟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聲音十分洪亮，票戲的時候他唱黑頭，時有洪鐘大呂之音。尤其此公精力飽滿，不拘小節，由而給自己取了個別號叫「得天居士」。

「得天居士」得天獨厚，所以他的姨太太也就特別的多。舊寵新歡多得了什麼程度，我不得而深知，不過我倒是知道，王曉籟王三哥畢生念念不忘的，就只有一個女人：黑貓王吉。

### 終年打雁雁啄了眼

我這個說法是有憑有據，拿得出證明來的。劉鄂公（家麟）先生所著的：「中國現代名女人別記」，「舞戲癩英」第一段「王吉」欄中就曾寫過：

「抗戰前，我由京到滬，寓八仙橋青年會六樓，適漢口商會主席黃文植、及鹽業巨子韓惠安（韓青清之父）爲中央鹽斤加價事，赴京公幹，便道到了上海，也住在青年會六樓。

「異地相逢，無事時便湊在一起去聽戲或逛舞場。有一晚，我與韓在靜安寺路底百樂門舞場擺測字攤。上海商會主席王曉籟帶着男女七八人進場，看到韓，就拉在一塊坐，接着幾部汽車開到南京路冠生園宵夜。



「這時正是初夏，王吉身着黑印度綢晚服，肩口綉一大朵紅花，腰間繫一條紫紅繚帶。這是我見她第一次，據說這時已是曉籟的第七位太太。」

「三十八年，大家都逃到了香港，一天與曉籟同輪過海。我問：

「『佳人隨來否？』」

「王答：

「『我已帶信叫她來。』」

「我這一問，打開了王的話箱，他說：

「『王吉一舉一笑，俱使人開心，善招待，懂得各省方言，及英、法、日和西班牙語言，不特會歌善舞，且能詩能畫。她拜過符鐵年爲老師，崑曲是她的拿手，俞振飛都佩服她，『借鏡』、『殺媳』是她的傑作，曾經和梅蘭芳合演過『遊園驚夢』。在香港出版的『梅蘭芳從伶四十年』書，還有她和梅的戲照。她聰明透頂，上海淪陷時，曾避亂於鄉間靜修庵做尼姑，懂得佛經和參禪。對中國琴瑟，也能演奏。有錢時固然是揮金如土，一擲千金無吝色。無錢時，在家裏孵豆芽，也甘之如飴，真是亂世時代多才多藝，足智多謀的佳人！」

「曉籟說到這裏，輪船靠岸了，他還邀我再去大酒店談談，可見得王吉誘惑力之偉大！」

黑貓王吉先則爲嚴雋培的戀人，繼而被秦通理橫刀奪愛，做了秦通理的交際應酬工具，她又是怎樣成爲王曉籟的七姨太呢？提起來，這裏面還有一段十分曲折，相當離奇的故事。

總而言之統而言之，可以用兩句俗話來打個譬仿，那便是秦通理「終年打雁，反給雁兒啄了眼晴」，「賠却夫人又折兵」罷咧了。

王曉籟一下愛煞了王吉，秦通理便想冒一次險偷偷鷄，拚却王吉皮肉受苦，搭上王曉籟的關係。這一件醜事當然是一拍即合，毫無問題的。殊不知，王曉籟就此把王吉奪去了。

王曉籟從秦通理的牢牢掌握之中，把一代佳麗黑貓王吉給撈了過去，頭一回，自然是秦通理利欲薰心，雙手送上門去的。但是他却料想不到，王曉籟的道行比他高，手條子比他辣，而且，王曉籟王二哥居然會對王吉產生了真感情，打從心眼裏愛上了她，尤其，更要緊的一點是：王吉早就變了心，她不願意永遠作秦通理的犧牲品，「搖錢樹」了。

因此之故，黑貓王吉下定了決心，她寧願跟着又矮又胖，實大聲洪的王曉籟，說什麼也不肯回到秦通理的身邊。明明是秦通理把王吉送進王曉籟的虎口狼吻裏的，王吉心知秦通理鬥不過王曉籟去，便正好趁此機會，一去而不復回。

## 二哥撐腰脫離羈絆

仗着王曉籟的勢，黑貓王吉將吃人不吐骨頭的秦通理一脚踢開，當王曉籟要求和她長相廝守，嫁給他做妾。王吉便跟王二哥談起條件來，她說：

「要我不回秦通理那邊去，可以！」

樂得王曉籟笑口咧開，喜從天降。王二哥誠心誠意的對王吉說：

「只要妳肯跟我，不管妳要什麼，我一定替妳辦到！」

王吉還在欲擒故縱的再問一句：

「此話可是當真？」

王二哥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斷乎不假。」

「那好，」王吉也算是上過當，吃過虧的過來人了，她打開天窗說了亮話：「頭一樁，你已經有了六房姨太太，我可不能做你的第七房妾。」

也回敬了很辣手的一記，王曉籟以退爲進，略帶要挾的說：

「那麼，你是不是要把我前面的那幾房，杭不哪都不要了？」

王吉格格的笑了一陣，方才嗲勁十足的道：

「我那兒有恁大的胆，祇不過，王公館七姨太這個名份，我實在是高攀不上。」

僅祇是「名份」上的問題，那就好辦了，王二哥很爽氣的答覆她說：

「關於這一層麼，悉聽尊便，妳要怎麼樣，就怎麼樣好了。」

緊要關頭，王吉又跟王曉籟開了個頑笑，她笑得花枝招展的說：

「你姓王，我也姓王，姓王的五百年前是一家，以後我們就兄妹相稱吧。」

好好好，」王曉籟也無可奈何的答應了：「我們兄妹相稱！從今以後，妳算是我的妹妹，怎麼樣，妹妹該住到哥哥家裏去吧。」

「不行，」王吉居然一口回絕了：「要麼，我在外面另找房子住。」

王曉籟以爲這就是金屋藏嬌了，樂得滿口依允，十分豪爽的說：

「可以，那我馬上就替妳去找房子。」

嬌滴滴的一聲喊，直喊得「多子王」王曉籟遍體舒泰，骨蝕魂消：

「二哥！」

這「二哥」，便是往後若干年裏，王吉對王曉籟的唯一稱呼了。

「嗯——」，曳長了尾音，着實享受了一番，王二哥順水推舟的道：「妹妹，樣樣事都答應妳了，妳該滿意了吧？」

王吉却在暗地裏一聲冷笑，表面上，猶仍一本正經的在講：

「不行喲，二哥，還有一樁最重要的事呢？」

王曉籟怔了怔問：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王吉毫不容情的說了——

「搬進新居以後，我只准你三天來一趟。」

王曉籟眉頭一皺，臉上變了顏色，他疑惑不安的在問：

「妹妹，這又是爲什麼？」

「還不是爲了妳嗎，二哥？」王吉運足了媚功，貼在胖二哥身上，扭股糖般的說：「你家裏還有一位正室夫人，六位姨娘，照說你要八天才輪得到上我那邊去一次。我說三天，祇怕別人還要說我霸佔了妳呢，是不是？」

## 戰事一起又生風波

這一問，王曉籟是既不便允可，也難以否認，他只好虛與委蛇的說：

「好了好了，依妳依妳，什麼事情都依妳的，總該好了吧！」

一場談判，就此宣告了結。王曉籟事後對老朋友提起：王吉聰明機伶，一張小嘴尤其能說善道，辦那一場「轉嫁」交涉，委實很不容易，事後證明，王吉當日所提的條件，無一條沒有作用，無一條不在善予自保。她利用了王曉籟的勢力，脫離了秦通理的掌握，不再做那逢迎權要，委身以待的卑鄙下流勾當。但是，王曉籟從她那裏所能得到的，僅祇是三日一見，聊解相思之苦。此外，她又巧妙的用兄妹名份，拒王二哥於適當距離之外，使王二哥始終無法將她納為自己的小星。而且，隨時隨刻，她都可以一聲拜拜，揚長而去。到那時候，足智多謀的王曉籟，也祇有徒呼負負的份了。

與此同時，王吉還可以利用她跟王曉籟的「兄妹」關係，甩脫秦通理的苦苦哀求，不斷糾纏。試想那秦通理怎生捨割得下如花美眷，「得力助手」王吉呢？所以，當黑貓王吉金屋落成，孑然獨居，她的香閨佈置得典雅華麗，成爲滬上聞人名流宴聚留連之所，秦通理也曾幾度趁王曉籟不在，潛入香閨，向黑貓王吉聲淚俱下，泥地以請，求王吉重回他的身畔。黑貓王吉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」，她總是那麼洒脱的說：

「這些年來，你利用我也够了，怎不能讓我過些時間散的生活？」

一提到王曉籟，她便推得一乾二淨的說：

「誰不知道，我跟王二哥祇是兄妹關係呀！」

倘若秦通理苦苦逼問她將來如何，黑貓王吉便付之一笑的答道：

「將來的事，將來再說吧。」

秦通理原已斷了指望，然而，「六十年風水輪流轉」，一旦抗戰爆發，上海陷落，秦通理認賊作父當了漢奸，他馬上就狐假虎威，企圖謀害王曉籟，收回愛妾王吉來，由而，又掀起了不少的風波。

### 牆外紅杏牆裏暗恨

春申江畔，黃浦灘上，在這個五花八門，光怪陸離的花花世界，尤其是戰前的租界裏面，往往是祇論財勢，不講情理的。黑貓皇后王吉是民國四大美人之一，她置初戀情侶嚴雋培於不顧，嫁給了有財有勢的秦通理，怎料到秦通理竟會把她當作交際應酬的工具，任何人於他有利，他都可以將貌美如花，婉變多姿的如夫人雙手奉送，或者春風一度，或者盤桓幾宵。秦通理拿自己的床頭人，專給富商顯宦嚐甜頭，開新鮮，自己睜隻眼睛，閉隻眼睛心甘願戴綠帽子，這種喪天害理，寡廉鮮恥的事，也只有他這種利慾薰心的人才做得出來。王吉偏於他的淫威，平時敢怒不敢言，但是在她的內心之中，確實把秦通理恨之入骨。

所以，當秦通理胃口越來越大，目標越來越高，利用王吉的美色，更上層樓的去勾結上海「火柴大王」劉鴻聲、上海總商會會長王曉籟時，劉王二亨誠然對黑貓王吉落胃之至，交關開心。與此同時，王吉對於她自己那種比娼妓都不如的生活，也是深感覺在無法忍受，因此，她也把銀牙一咬，芳心一橫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劉王二亨的外表內功是否比得上秦通理？她決心一株紅杏連根帶枝統統出牆去，爽性琵琶別抱，脫離秦通理的掌握了。

然而，劉鴻生財大勢小，王曉籟財小勢大，這兩個人在黃浦灘上銖兩悉稱，不相上下。只是，劉鴻生覺得犯不上爲了一個業已到過手的女人，去跟王曉籟王二哥鬧得臉紅頸子粗的大不開心。因此，他落得放個交情，使那位對於王吉「愛得入迷」，吃得死脫的王二哥花魁獨佔，遂了心願。

王曉籟够精明，王吉自也不弱，她把握王二哥「愛」她，「愛」得欲仙欲死的心里，開出了不列入妾侍，別經營金屋的條件，王二哥只好點頭來，一一應允。自此佳人歸於沙吒利，黑貓皇后總算恢復了半自由之身，秦通理偷鷄不着蝕把米，他聲淚俱下的苦苦哀求王吉，仍舊回到他的身邊，王吉吃足了苦頭，她當然不會再上這個當。秦通理既畏王二哥之勢，不敢向他去評理索妾，又苦於難覓古押衙，替他潛入金屋，將他的愛妾劫回去。不用說，對於這一件事，他是腳恨甚深，無日無夜不在處心積慮企圖報復的。

於是，彈指間到了民國二十六年，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，一個月另六天後，華北戰事越演越烈，日本軍閥窮兵黷武，瘋狂侵華，八月十三日，又在上海開闢了第二戰場，淞滬戰起，進行得非常慘烈。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很想利用杜月笙先生在上海的勢力，上海淪陷以前，曾經千方百計的托人拉攏杜先生，許以巨大利益，只要杜先生肯留在上海就好，但是杜先生深明大義，一切以國家民族爲前提。他在上海淪敵前夕，偕宋子文、錢永銘諸先生附輪赴港，杜先生除了命我暫留上海照料一切外，其餘杜先生的友好、高足，差不多全都去了香港，有的甚至轉赴大後方，如重慶、西安、昆明等地，協力同心，爲長期抗戰效力。

王曉籟王二哥也到了香港，並且在香港住了一段時期，祇不過，他並沒有帶黑貓王吉同去，事後他雖然寫信到上海，命王吉也離滬赴港和他團聚。但是，他還不知道，王吉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已經無法成行，而且，她的處境還相當的危險呢。



秀髮蓬鬆，風姿嫣然。

四〇

原來，問題還是出在秦通理身上，秦通理本來就是一個唯利是圖，朝秦暮楚，不知廉恥爲何物的小人。他痛失王吉，內心中的這一份憤懣確是積久難忘，無法釋懷。滬戰一起，三閱月而後終告淪陷。在秦通理看來，這就是他「瓦片翻身」的大好時機了。因此，他甘於賣身投靠，認賊作父，在舉國同胞一致唾罵聲中，淪陷初期，便當上了一名漢奸。

### 雪浪山上絕代艷尼

秦通理搖身一變而爲漢奸，小人得志發癡狂，他自以爲杜先生離滬，王二哥遠走，看他給東洋人充狗腿子的那份「權勢」，要想使黑貓王吉重新投入他的懷抱，那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？



因此，有那麼一天，他闕了個空，便直闖王吉的香閣，搭出一副主人家的架子，仍舊把王吉看作他的侍妾，趾高氣揚，頤指氣使，彷彿過去的那些醜事，全都不曾發生似的。而且在言談之間，還示意王吉，他已連人帶屋，全部接收了。

祇是，王吉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。要說她想爲王曉籟王二哥守貞，那當然是瞎話三千，「連門都沒有。」不過，叫她重回秦通理的懷裏，再做他的工具，她是寧死都不肯領教的。而且，歷盡滄桑，閱人已廣，王吉早非當年可比，對付秦通理，在她確是綽有餘裕的。所以她在秦通理洋洋得意之際，聲聲冷笑，澆了他一頭冷水說：

「秦先生，你不要以爲你現在給東洋人做事了，就可以仗勢欺人，叫我屈服。須知道，此刻人人都在罵你是漢奸哩。而且，當漢奸的並非你秦先生一個，漢奸既有官職，官職就有大小。我要跟一名漢奸的話，儘可以挑個官職大一點的咧。」

一番話，說得語語尖利，字字帶刺，直把個飛揚浮躁的秦通理，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冒烟，他憤憤然的站起來說道：

「好，王吉，你胆敢當面挖苦我。讓我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」

話一說完，他便怒冲冲的，大踏步往外走了。偏有王吉好擦撥，她還在朝向秦通理的背影說：

「秦先生，走好，下次請你不必來了。」

當面頂撞，挖苦了秦通理，使他場光面子匆匆離去，事後，王吉雖然也有充分報復了的得意之感。然而，繼之一想，又深覺自己的鹵莽孟浪，像秦通理這種小人是得罪不起的。秦通理平日無事，還會掀起三尺浪，如

今他狐假虎威，有東洋人在給他撐腰。自己誠然住在租界裏，但是，設若秦通理想要陷害她，那還是很容易就能辦得到的。

越想越駭怕，越想越就心。黑貓王吉最後終於想出一個不得已的計較：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着」。她收拾了一批細軟，攜帶一筆現款，把她在上海租界裏的香閨，交給她的母親，代爲掌管。然後，她便脂粉不施，布衣荆釵，背一個包袱，化裝成鄉下農婦的模樣，悄悄的坐車到上海北站。

事實證明，黑貓王吉不但很有胆識，而且還相當的機警，她從上海坐火車到無錫，當時，無錫也早已淪陷了，王吉順利無阻通過日本兵的盤查，進無錫城又出無錫城，然後來到了她的故鄉所在地：——無錫小磯山，又稱雪浪山。

雪浪山雖然是她的故里，但是自從王吉的父親那一代，她們一家人早就離鄉別走，不復歸去，所以儘管王吉日夕慕念雪浪山，可是雪浪山對於她依然陌生，但覺一人一事一物，俱屬可親而已。說到這裏，又不能不承認王吉的能幹了，她一到雪浪山就找到了一所尼庵，見到了尼庵的住持。

老師太驚疑不定的問她：

「施主阿有什麼見教嗎？」

王吉開門見山的說：

「老師太，不敢隱瞞，我從上海來，是想在庵裏落髮出家的。」

老師太大惑不解的問：

「姑娘，妳年紀輕輕，怎麼會想到要出家修行呢？」

## 三千青絲一掃而光

王吉隨口胡謔的說：

「弟子是看破了紅塵，深願皈依我佛。」

老師太直在搖頭，她在表示不能置信的說：

「施主，佛門是不許打誑的啊。」

王吉曉得非說實話不可了，她這才將她的身世與遭遇，源源本本，娓娓道來，跟老師太說了個一明二白。

祇不過，臨到末尾，她仍還是說了個謊，告訴老師太說：她一方面是爲了避禍，另一方面，也是溷跡歡場，受盡欺壓蹂躪之苦，她才決定削髮爲尼，終生以青燈古佛爲伴的。老師太凝神傾聽，直等她把滿懷情慄全部傾吐淨盡以後，方始喟然太息的道：

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妳能够跳出火坑，虔誠禮佛，那當然是妳的造化，只要心誠志堅，總有一天妳會修成正果的。」

王吉聽了老師太的勉勵，喃喃的謝了她幾句。接着，便從身上取出一筆爲數可觀的錢來，雙手放在老師太的面前，曼聲的說：

「師父，塵緣已了，四大皆空。這些錢都是我自己的積蓄，現在對我自己已經毫無用處，還是交給師父您老人家，任憑您老人家處置。」

老師太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錢，她驚喜交集，眼睛盯在那一大堆錢上說：

「哎喲喲，這麼許多錢呀，妳放在我這裏，萬一給什麼歹人搶掉偷掉了，那可怎麼辦呢？說真的，便賣掉了這座尼庵，也賠不起。」

王吉嫣然一笑的道：

「師父，我說過了的，這些錢，我全交給您。從今以後，就跟我毫無關係了。」

一方面是被王吉的一番說詞所打動，一方面也是看在這筆鉅款的份上，老師太終於答應了收王吉爲徒，就此留在尼庵裏住下。那黑貓皇后王吉也真能下決心，她硬起心腸，將三千煩惱青絲一概削掉，露出一頭從未見過天日的青白頭皮，民國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吉，從此變成一個艷麗俊俏的小尼姑了。

黑貓王吉的心思靈巧，能够舉一反三，樣樣事情一學就會，實在是少有少見，不可思議的。她一旦削髮當了尼姑，老師太還以爲她來自黃浦灘上，自小養尊處優，錦衣玉食，過不慣尼姑庵裏那種清苦刻板的生活哩，那裏想到，王吉却很能入境問俗，隨遇而安，任什麼苦她都能吃得來，而且還甘之如飴，了無怨言。除此以外，憑她的天資穎悟，學習認真，她能唸佛經，更略略懂得些經義，尤其擅於機鋒，一開口便有深奧的佛理，連她的師父老師太都在自愧不如。那時節，雪浪山麓，尼姑庵裏，真正是：「片石孤峯窺色相，清池皓月照禪心。」有民國四大美人之一黑貓皇后王吉在那兒，雪浪山上的片石孤峯，清池皓月都有福了。

尼姑庵裏香火不盛，敵僞統治時期，上山行香的善男信女更是寥若晨星，兼旬上月都難得一見。又祇有幾個老態龍鍾，全掉了牙的老尼姑。這些老尼姑連同老師太在內，跟王吉當然談不來，王吉便連找個說說話的伴兒也沒有，也難爲她耐得住這份孤單寂寞，從極絢爛轉到極平凡的生活之中。因此，除了翻閱佛典，她就再也找不出別的事幹。

庵裏香火寥寥，全部開銷，就祇有依靠王吉帶來的那一筆鉅款，黑貓王吉反倒成爲尼庵的大施主。不用說，自老師太以下，老尼姑們對她都很客氣，很優待，黑貓王吉自此修心養性，篤篤定定的在庵裏住下來，要不是忽有一日發生了一樁意外，王吉沉潛佛典的時日一久，說不定，她真會在尼姑庵裏天長日久的住下，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尼姑呢。

### 晴天霹靂闖來獸兵

那一樁意外的來臨，委實是相當突兀，相當驚險的。有一天，在無錫城裏濫施殺戮的日本兵，殺得城裏行人絕迹，十室九空以後，他們的凶性猶未戢止，乾脆打開城門，殺到城外去了。日本兵帶刀持槍，如狼似虎，連眼睛都殺得通紅，一到鄉下，便捲來了腥風血雨，他們逢人便殺，見物就搶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殺燒完了一個村落又向另一個村落去，村鎮田野，到處都可以看見三五成羣，獸性大發的日本兵，在遍地搜尋逞暴肆虐的對象。

在雪浪山上，就有四五個日本兵，瞎摸亂撞，撞到了尼姑庵裏來。那一天老師太先已聽到日本兵出城搜殺的消息，緊緊的把兩扇庵門關好。於是，日本兵便用沉重的槍托，一陣陣的猛砸猛敲，直把庵門砸得搖搖欲墜，響聲如擂鼓一般。

庵裏的人全嚇壞了，明明知道這是獸性大發的日本兵在砸門，等一下給他們闖了進來，後果就不堪想像。可是，一個個都在混身簌簌的發抖，她們實在是吓得身子俱已癱軟，根本就沒法掙扎得起身。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祇看見庵裏唯一一年輕貌美，最有可能成爲獸兵施暴目標的黑貓王吉，她泰然自若，鎮靜如常，柳腰款擺

的走到外面去開庵門。

老師太她們都在亟於阻止，祇是，她們要喊，却一個也喊不出聲音來。

但見黑猫王吉不慌不忙，人剛走到天井裏，便提高嗓門，用流利純熟的日本話，先答應了一句：

「這就來啦！」

天地良心，殺到中國來的日本兵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們惟一駭怕的就是死。因為他們心裏明白，從日本開到中國來打仗，不管日軍怎樣攻城掠地，長驅直入，以中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決心，中國全國軍民奮戰不屈的堅強意志，他們總有一天會充當砲灰，死在中國大地的。就由於他們太怕死了，所以，每一名日本官兵都在合着沾滿血污的雙手，頂禮膜拜，祈求諸天神佛庇佑，——其實諸天神佛再怎麼也不會保佑這種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。有這一層緣故，所以，日本兵對於佔領地區的寺廟庵堂多半不敢從事破壞，對於和尚尼姑也算比較優待。

這四五名日本兵闖到雪浪山上尼姑庵來，原意並不在焚殺淫掠，而是想參拜一下神佛菩薩，但是一經尼姑們閉門不納，他們凶殘的本性又捺不住了，這才連砸帶罵，將尼姑庵外，鬧得一片大亂。

及至黑猫王吉鼓起勇氣，挺身而出，先用日語答應了一聲。在庵門外大吵大鬧的日本兵反倒呆住了，他們沒有想到，這座尼姑庵裏，居然還有一個會說日本話的年輕女人。

門外的砸聲罵聲剛停止，王吉已經拔開門門，打開了大門，她跟那四五名日本兵打了一個照面，日本兵便不由的一怔，無錫城外雪浪山尼姑庵，竟會有這麼標緻的光頭姑娘。

黑猫王吉還是說一口噁哩呱啦的日本話，她口齒伶俐，言詞清晰，彬彬有禮的問明來意。王吉的日本話果

然把四五名日本兵全給唬住了，他們面面相覷，然後由其中一人開口問道：

「妳是日本人嗎？」

王吉搖頭說：

「不是，我是中國人。」

日本兵再問：

「那麼，妳到過日本？」

王吉簡潔的答道：

「沒有。」

日本兵還在好奇的追詰：

「妳的日本話，是從那裏學的。」

王吉端然正色的回答：

「是在我皈依三寶，成爲佛門弟子以前學的。」

### 執壺侑觴灌醉凶神

日本兵一聽皈依三寶，成爲佛門弟子，便不得不收斂收斂，肅然起敬了。他們把一臉的凶相收起，請王吉帶他們到大殿上去拈香拜佛。然後，實在是垂涎王吉的美色，一時不願遠離，於是，便有人向王吉提出請求，涎着臉在說道：

「我們都很餓了，這庵裏可有什麼東西吃？」

王吉聰明透頂，對於日本兵的用意，心裏自然有數，便一口答應的說：

「請你們坐坐，讓我到後面去看看。」

她原想乘機脫身，就此溜之大吉的。然而日本兵也詭，先就料到了她有這一着，四五名日本兵相互擠眉弄眼，便由其中一人，托詞幫王吉去拿東西，他和王吉寸步不離，一同走到廚房裏；——這時候，王吉一看大勢不妙，她也在暗中思量脫身之計。

帶那名監視碁巖的日本兵，到了廚房，王吉找了幾樣小菜，用一隻托盤端着。然後，再一指地面，告訴那名日本兵說：

「這裡有酒。」

日本兵一眼看見一隻酒罈，滿貯着花雕美酒，當下不禁大喜過望，他伸手將那隻酒罈一抱，跟在王吉的身後，一同回到那間客室。

這一來，雪浪山上尼姑庵，可真熱鬧了。日本兵有酒有菜，又有美若天仙的妙齡女尼王吉相陪，執壺侑觴，殷殷勸飲，一個個的心花怒放，興高采烈，一大碗一大碗的花雕直往喉嚨裏灌，誰都不肯在美人面前坍台，於是，痛飲之後又繼之以猜拳。日本兵「呢」、「宮」、「咄」的喊得震天價響，直把一座佛門淨地尼姑庵，當作了他們的藝伎屋。

日本兵猜的是日本拳，殊不知黑貓王吉也會和日本大亨同過席，同樣的精於此道。禁不住四五個日本兵再三相勸，也來參加猜拳賭酒。祇不過，她事先聲明，由於她是佛門弟子，滴酒不沾，猜拳不妨勉為其難，酒却



一口也不喝。

當王吉也跟日本兵猜起拳來，客室裏的這個場面就更熱鬧了，吆喝喧天，歡聲不歇，日本兵把尼庵裏敬神的酒拚命的灌，再加上王吉的點慧與手腕，不到一個鐘頭，四五名日本兵一概喝得酩酊大醉，東倒西歪的躺了一地。

黑貓王吉灌醉了這一批日本兵，心知他們一時之間不會醒轉過來。自己却一杯老酒也不會喝下去，——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因此她大大方方的走出了那間客室，找到了躲在禪房裏的老師太。她告訴老師太說：

「師父，此刻我要走了。」

「走？」老師太驚魂甫定，又是一驚的在問：「那批日本兵呢？」

王吉搖頭苦笑的答道：

「全都喝得爛醉如泥，睡得像豬，一時三刻不會醒轉來的。」

老師太憂心忡忡的問：

「那麼，到他們醒過來以後，像那幫凶神惡煞，妳叫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王吉語意深沉的說：

「師父，難道您老人家還看不出來呀？我們庵裏，只要我一走開，那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。」

老師太總算聽明白了，她在連連領首的說：

「啊，我懂，我懂妳的意思了。」

於是，王吉便又告辭的說：

「師父，我這就告辭了。請師父保重，往後祇要有機會，我還會來看望妳老人家的。」

### 秦通理苦苦相侵逼

做師父的有點戀戀不捨，她正待起身，送王吉幾步，忽又想了起來的說：

「啊，徒兒，我方才忘記了，妳存與我這裏的錢，此刻讓我去拿來還給妳。」

王吉爽氣的說：

「師父，還我大可不必，妳只要給我一點旅費，讓我回到上海就好了。」

老師父遲疑不決的說：

「這——恐怕不大好吧，這筆錢，原本是妳存在我這裏的。」

然而，黑猫王吉亟待脫身，急如星火，她直在催促的說：

「師父，說真的，我只需要一筆到上海的旅費，我在上海還有家，也還有些錢，够我用的了。妳就快些拿點旅費給我吧。」

老師父一看她這麼着急，便只好照着她的心意，取了一筆錢出來，交給王吉。再把她送到庵門外，臨別依依，語語叮嚀的說：

「一路上要小心啊，往後局勢牽定了些，如果有便，托人帶個信來。」

「曉得了，師父。」王吉作了平生最後一次的雙手合什為禮，她在臨走以前說：「師父，妳多保重，往後我一定會托人帶信來的。」

在兵荒馬亂之中，妙齡女尼王吉，孑然一身，從無錫回到了上海，回到了自己家裏，一切依然如故，祇是她母親在看到了她的時候，着實嚇了一跳，怎的會鑽出來一個光頭女兒來的。

出家既然是一時權宜之計，回到家裏，自然就即日蓄髮還俗，那時節市面上還看不見假髮，因此，很有一段時期，黑猫王吉足不出戶，她要等到頭髮留得够長了，才能够出門亮相。

可是，當上了漢奸的秦通理，此人不通情理，消息倒是靈通得很，儘管王吉和她母親瞞得密不通風，秦通理依然打聽了出來，黑猫王吉逃了一陣子「難」，此刻又回到上海來了。得了消息，他馬上就排闥直入，登門求晤，王吉的母親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，又是王吉成竹在胸，她七鬚不驚，落落大方的出來和秦通理見面。

秦通理一眼瞥見了王吉，居然會是黃浦灘上最「新」的髮型，她像個中學生似的，留着半寸有餘的小平頭，秦通理不覺大吃一驚，他一指王吉的頭上問：

「怎麼，你把頭髮都剃了？」

王吉却淡然一笑，回答他道：

「豈止剃了頭髮，我還進了尼姑庵，如今已經做了尼姑啦！」

秦通理猛力的搖着頭說：

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連你也會削髮爲尼？」

「信不信由你，」王吉聲聲冷笑的道：「反正我的頭髮已經剃了。」

秦通理還想追根問底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然而，黑猫王吉却以瞎七搭八、嘻笑怒罵相應付，搞得以現代西門慶自許的秦通理，哭笑不得，拿她毫無辦法，沒奈何，只好快快訕訕的走了。

不過，秦通理往後還是想了起來，王吉的話裏有破綻，她既已削髮出家，爲什麼又會留起小平頭來呢？於是他繼續不斷的派人刺探打聽，終於被他探聽出了結果，原來，王吉曾經一度削髮爲尼是實，祇是，她現在正在蓄髮，換句話說，王吉等於已經還俗了。

覆水重收，再拾舊歡，秦通理又激起了新希望，自此，他仍舊釘牢了黑貓王吉不放，開始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派人去關照王吉，秦某人「故劍情深」，是斷乎不會放棄她的。

### 美人下嫁兩項條件

等到黑貓王吉的秀髮漸漸留長，豐滿盛容，比先前更增豔麗，秦通理色迷迷的，又頻頻的到王吉的香閨走動，語語催逼，聲聲調笑，把黑貓王吉着實給惹火了，她便故作驚人之筆的說：

「不錯，我王吉現在是要嫁人，而且不管張三李四王二麻子，什麼人都可以嫁。祇不過，我有兩個條件。

秦通理自以爲漸次入港，大有苗頭了。他忙不迭涎臉笑着問：

「那兩個條件呢？」

黑貓王吉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第一，對方要有很多很多的錢。第二，我這次嫁人，一定要正式結婚。」

秦通理一聽這話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因爲，王吉的這兩個條件，可以說完全是針對他而發的。如所週知，秦通理當了小漢奸以後，固然說得上是很有錢，但是却不能和王吉所謂的「很有很有錢」相提並論。王吉明

明是在說：要嫁，就要嫁個比你更有錢的。此外，「正式結婚」，對秦通理而言，更是一個天大的難題。秦通理家裏不但有結髮之妻，還有好幾名姨太太，以及結髮妻與姨太太所生的兒女。要正式結婚的話，除非他能休妻逐妾，而且把所有的子女一齊撵出去。

秦通理不得不知難而退了，——由於王吉的條件對他來說實在太「苛刻」。把王吉的兩項條件乾乾脆脆的易而言之，那麼，就等於王吉是在說：

「我王吉現在的確是要嫁人，但是除了你以外，我什麼人都可以嫁！」

這是秦通理在自取其辱，也是黑貓王吉在大大的出了一口悶氣。

須知道，敵偽統治上海時期，舉世聞名的民國四大美人，胡蝶僑居香港，徐來貴爲唐生明夫人，譚雪卿嫁作商人婦以後，洗卸鉛華，閉門不出。民國四大美人之中僅祇剩了一個歷盡滄桑，一度削髮爲尼的黑貓皇后王吉，小「姑」居處猶無郎，勉可成爲追逐的目標。此所以，當王吉向秦通理所提的兩項條件一旦傳出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慕名已久，傾倒備至者聞之霍然心動，想盡方法企圖一親芳澤，以遂平生大願。祇不過有些人鯁鯁過慮，有些人自慚形穢，有些人自審條件已够，却是苦於不得其門而入。

却是偏有一個膽大包天的賭徒潘三省，他在黃浦灘上是出名的扳斤頭人物。經常飯都沒有得吃，却又生性好賭，樂之不疲。因此他到處招搖撞騙，見錢便撈，便在與此同時，有一天，他來拜訪我推說要辦張報紙，暗中爲抗戰宣傳，我聽他說得頭頭是道，當時便開了十萬元支票給他，詎料他一去便杳如黃鶴，連那張報也始終不見。說不定，這筆錢就是他用來向王吉求婚的資本。當黑貓王吉爲了推拒秦通理的糾纏，同時也是在給他點顏色看看，開出了結婚兩條件，一語既出口，轟動黃浦灘。那時節，潘三省正和北里名妓寶蓮老十妍居，一男

一女在孵豆芽，窮得連頓伙食都開不成。

潘三省聽說黑貓皇后王吉下嫁的條件如此其簡單，他看穿了王吉的心理，不自度德量力，便貿貿然的去「應徵」。到了王吉的香閨，登門求見，和王吉見到了面，潘三省便大言不慚的說：

「王小姐，像我這樣的人，妳是不是也肯嫁？如果妳肯嫁給我的話，我情願爲了妳去當漢奸，發大財，而且和你正式結婚！」

這真叫做「瞎貓碰到死老鼠」，王吉和潘三省之間，該有一度風流孽債。黑貓王吉對於潘三省的勇氣很欣賞，她像開玩笑似的，當下答道：

「好，我試試你！」

婚姻大事，豈是能够輕易試試的呢？難怪王吉又要上當了。

### 黑貓皇后下嫁賭徒

那潘三省把娶得佳人歸，當作他一生當中最大的一次賭博。錢，他分文無有，當漢奸，像他那種下三濫的人倒是優爲之的，他向日本人送送秋波，一旦正式接觸，立刻指天矢日，甘願自動報效。日本人早有情報資料，明瞭潘三省聲名狼藉，無所顧忌，他的利用價值還在秦通理之上，因此，當下就把他正式納入漢奸組織，成爲日本人的鷹犬爪牙。

在朋比羣奸之中佔了一席地位，祇是他初來乍到，距離大發其漢奸財的起點尙遠。王吉所謂：「很多很多的錢」，他在急切之間確實是拿不出來的了，潘三省眠食難安，焦灼萬分。他唯恐一旦王吉變卦，那就要斷送

他一生之中絕無僅有的「花花世界」、「錦綉前程」。於是，他決定退而求其次，——潘三省以大賭徒的姿態出現，他牢牢的掌握住黑貓皇后王吉的心理，有錢沒錢倒無所謂，頂頂要緊是她堅持正式結婚，要當正室夫人。潘三省乃與他的姘頭寶蓮老十商量商量，請寶蓮老十爲大筆財香，潘三省他自己的錦綉前程着想，姑且忍痛犧牲，退位讓賢（賢者黑貓王吉也。）

潘三省以爲他這一番話很難出口，因爲寶蓮老十和他縱然不是夫妻，却也久共患難。他怕寶蓮老十會得一往情深，只要「愛情」而不需麵包。殊不知寶蓮老十着實不能枵腹從「攻」，早就想恢復自由之身，任讓生張熟魏供她果腹了。潘三省話一說出口，她還假惺惺的捨了幾滴眼淚，等到她已能察覺潘三省說的都是真心話，決無半點虛假，她這才死心塌地地的相信了他。

一旦死心塌地，寶蓮老十便如逢大赦，自動求去，而且還不提出任何要求。因爲在寶蓮老十的心裏，早就曉得潘三省一文不名，是個買空賣空的空心大老倌。她能够及身而退，已經算是够幸運的了。

和寶蓮老十之間的這一段孽緣一解除，潘三省就可以挺胸凹肚，理直氣壯，到黑貓皇后王吉那兒，正經八百的告訴她說：

「現在，我們可以正式結婚了。」

黑貓王吉一向朗爽酒脫，同時她和潘三省一見面就產生了好感。因此，當她一旦聽到潘三省這麼說時，便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道：

「好，那我們就在今天結婚。」

潘三省和寶蓮老十，是在那一天早晨方始雙方取得諒解，互願脫離關係，從茲而後不再往來的。然而，就

在黑貓后王吉一聲令下：「我們就在今天結婚。」潘三省竟會如奉聖旨綸音，立刻傳令他手下的蝦兵蟹將，十萬火急，從速辦理。「癩蛤蟆終於吃到了天鵝肉」，因此，在當天下午，假座上海維也納大舞廳，潘三省和王吉，正式舉行盛大婚禮。

消息傳出，全瀛駭然。那一天，正是潘三省平生最得意的一日了。

民國四大美人之一，「黑貓皇后」王吉下嫁滬上賭徒，「上無片瓦，下無尺土」的潘三省。在此前後，潘三省仍不過是一名替日本人跑跑腿的小漢奸，名字上不了報，手裏又沒有錢。和黑貓皇后王吉婚後，祇不過床頭人由寶蓮老十換了黑貓王吉而已，兩口子，依舊還是在「擗豆芽」。

直到有那麼一天，上海市偽警察局「局長」潘達，跟潘三省是行家，喜歡附庸風雅，偏還嗜愛唱崑曲，以表示他也是讀書種子，斯文雅士。這潘達在黃浦灘上組成一個「曲會」，以俞振飛、許伯迺為中心人物。俞許都是男的，所以偽警局長潘達亟於聘請一位擅長崑曲的女士。當時就有人告訴他說：「中國女子擅長崑曲，在當代不作第二人想者，就唯有一位黑貓王吉，她是跟伶王梅蘭芳配過戲的。」

### 叫花夫婦驟成巨富

潘達登門拜訪，潘三省喜從天降，極盡逢迎巴結之能事，一心指望王吉一口答應，拉上這一層關係。可是，王吉却反比潘三省經驗老到得多，大好機會來臨，她便來上一手欲擒故縱，柳眉深鎖，一聲長吁的說：

「潘局長，如今誰不知道我已經成了叫花子婆，窮得搭搭滴，唱崑曲，入曲會，這種大人先生的事，早就沒我的份了。」



那潘達，也是嗜曲成迷，辦起事來，只求目的達到，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的。他聽王吉推托太窮，不肯加入曲會，腦筋一動，便想起了一條生財之道，他當下就斜乜着潘三省說：「三省哥，你對賭這一行，是最熟悉的。我准你在北市開片賭場，好不好？」

潘三省一聽這話，真是如逢綸音，心花怒放，馬上就打恭作揖，向潘達極口道謝，一聲聲的恩同再造，感激不盡。但是，潘達却又在跟王吉與高采烈的商量成立曲會的事了。

原來，上海淪陷期中，虎狼當道，人心惶惶，有兩錢的朋友，莫不呼盧喝雉，沉緬於賭，找點甜酸苦辣的刺激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滬上大小賭場，應運而生，形成了空前絕後的畸形繁榮現象。但却由於偽警察局有明文規定，將上海市，列為賭場的禁區。所以南市賭場林立，高高掛着：「清閒勝地，高尚娛樂」、「專車接送、通宵營業」的廣告牌，電炬招牌直上雲霄。民國三十二年前後，一片中等規模的賭場，一夜日間的營業總收入可以高達一百二十萬。而開銷呢，包括接客費十五萬、特殊營業稅三萬、各處打點的紅包八萬，職員薪金七萬（中含拾面職員一百五十名、營業部賬房間職員三十名、領班二十名、抱抬腳的「稽查」六十名、男女招待六十名、廚房間四十名，一共是三百六十個人）。收入減去支出，每天淨賺八十七萬元。有這麼好的賺頭，難怪每一家賭場老闆，都是日進斗金，擁資億萬，成了黃浦灘上新興的大富翁。南市的賭場有那麼許多，相互競爭，利潤還如此其驚人。如今潘達特許潘三省在北市開設獨一無二的賭場，生意之好，當然可以想像得到。因此，潘三省靠了黑貓王吉的牌頭，一筋斗栽進青雲裏去了。

他快馬加鞭，籌募資金，在靜安寺路六十五號，新仙林舞廳舊址，開設了上海市第一家大賭場。賭場一開張，每天自有鈔票金條滾滾而來，柳豆芽的潘三省，幾乎是在一天之內驟成巨富的，尤其是，他仗着王吉陪潘

達唱曲交際，自己也成爲潘達身邊的紅人。潘三省的賭場鈔票賺得翻倒，當然有人看得眼紅，於是也來走潘三省的門路，要求潘達准許另設幾家。潘三省對於驟然出現那麼多競爭者一點都不怕，那是因爲油水過手他要分潤若干。繼之而起的秋園、伊文泰、大勝胡等等好幾十家，家家都有潘三省的乾股，潘三省等於是在黃浦灘上掘到了一座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金礦。賭場陸續的開，潘三省、王吉兩夫婦，也就各有所業，各有所忙，夫妻間一天到晚很少碰面。潘三省要照顧他的賭場事業，王吉則在陪僑局長相互唱和之外，又以「貴夫人」的姿態，在高級場合出現。黃浦灘上，誰不曉得黑貓皇后王吉的大名，民國四大美人，就只剩下她一個在鬼域中的上海撐「場面」。王吉的交際手腕靈活，又曾受過特別訓練，比起上海漢奸富商的那些太太們，也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。因此，她得心應手左右逢源，還在一層層的往高處攀。七十六號僑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、混世魔王，殺人如麻的吳四寶之妻余愛珍，相繼成爲她的閨中密友，這三個名女人經常出入大賭場，卜晝卜夜，大賭特賭，一場賭下來，輸贏往往高達百萬以上，她們的揮金如土，豪奢作風，誠足令人咋舌。

### 亂世佳人結局如何

仗着自己的艷名、美貌、富有擅交際，又復能說善道、多才多藝。黑貓王吉終於達到了她一生之中的黃金時代，顛峯狀態。她的交遊範圍越來越廣，交際對象越來越高。汪偽政權第二號權勢人物，周佛海的老婆楊愜華成了他的密友，僑司法部長，綽號「活閻羅」的羅君強，他的小老婆，甚至拜王吉爲乾媽。僑政府裏的要角，凡是常到上海來白相白相的，沒有一個不認得黑貓王吉，受過她的招待。僑府羣奸，一網打盡，黑貓王吉覺得還不過癮。她不是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嗎？靠這個本事，王吉再向日本「主子」展開笑臉攻勢，居然給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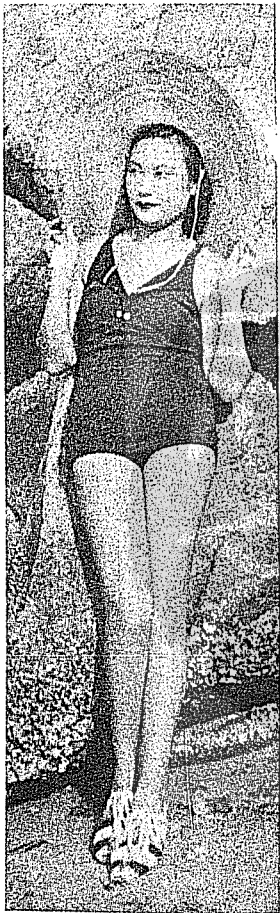
結交上了淪陷時期上海的「太上皇」，駐上海日本陸軍部長川本少將，那川本少將竟會對她言聽計從，遇事即准。當然雙方面的交往也是相當的密切，淪陷區的老上海都曉得，那怕是天大的案件，只要王吉到川本跟前發一陣嗙，自會迎刃而解。由於她在川本那邊吃得開，於是又有人奉送了她一個綽號：「亂世佳人」，直接了當的，把黑貓王后當做「飄」裏的郝思嘉了。潘三省、王吉兩夫妻頂「神氣」、頂「威風」的時候，在潘三省新置的渠渠華廈，開納路那座巨邸門前，不但禁衛森嚴，而且還有日本憲兵輪流站崗。不明底蘊的還以為那是什麼僞要人的宅邸，其實呢，住的不過是一名賭場老闆而已。

自古有道是：「飽暖思淫慾，饑寒起盜心。」這兩句老話尤其是無分男女，率皆如此的。問題在於一個人的人格修養經不經得起考驗？潘三省和王吉的結局，適足以證明他們都是經不起考驗的，王吉在交際場合，爲利之所在實偏處此的賬不算，在她顛峯狀態時期還有一件「得意」事，那便是她發現她的初戀戀人嚴雋培也在上海，兩人一見面，很快的便再溫前夢，重拾舊歡，兩個人暗底裏打得火熱，只這才是她真正的、最大的樂趣。這一件事，潘三省當然是被蒙在鼓裏，毫不知情的。潘三省呢，他也有他的「另一功」，腰纏萬貫，難免見異思遷，他看中了一個舞女，名叫王三毛，長得細皮白肉，妖妖嬈嬈，據說米湯功夫份外的好的。潘三省伸手一招，王三毛自然心甘情願投入了他的懷抱。——這一椿男貪女愛，戀奸情熱，不出幾天就給黑貓王吉查出來了。潘三省根本就不曉得王吉自己也有把柄，所以當王吉跟他大吵大鬧，他就唯有跪地告饒。潘三省知道王吉是惹不起的，即使她打上身來，他也不敢還手或招架，但是他畢竟捨不得把王三毛給放棄掉，醜聞終於揚揚沸沸的傳了開來，連葉吉卿、余愛珍之流，都在自告奮勇充當魯仲連，從中排解調停。然而，沒有一個人懂得王吉的心意，她早就有了嚴雋培，暗中來往很不方便，何況她對潘三省完全是遊戲文章，絲毫未曾建立真感情，她

正想把握時機，下堂求去。終於有一天，她跟潘三省攤了牌說：「好吧，你一定要王三毛，乾脆你就娶她吧，我可以跟你離婚。祇不過，我所開出來的條件，絕對不許你打折扣，殺價錢。」

潘三省喜出望外，滿口依允，王吉的離婚條件開出來了，她要黃金二千條，鑽石若干克拉。這等於是潘三省全部財產的一大半，但是他有言在先，無法反悔，只好忍痛照付。這便是潘三省詭則詭，最後還是喫了黑貓王吉的洗腳水！

和潘三省此離以後，王吉歡歡喜喜，堂而皇之，跟她的初戀戀人嚴雋培正式結合，在愛麥虞限路買了一幢小巧而精緻的房子，洗卸鉛華，雙宿雙飛，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。抗戰勝利，潘三省惡貫滿盈，以經濟漢奸罪，鄭鑑入獄，王吉念在一場患難夫妻之情，還會出錢出力，爲他奔走脫罪。後來潘三省刑期屆滿獲得釋放，億萬家財全部化爲子虛烏有，依舊一貧如洗，作孽錢來得快去得快，這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。潘三省在大陸淪陷後靠朋友的幫忙，一度逃到了香港，又中了風，終至貧病而卒。至於相戀如故，如膠似漆的嚴雋培和王吉，就不曉得她們共棲於何鄉了。



影后胡蝶